欲罢不能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挡不住的风情1
- 挡不住的风情2
- 挡不住的风情3
- 浮躁的年代1
- 浮躁的年代2
- 生命的阴影1
- 生命的阴影2
- 生命的阴影3
- 生命的阴影4
- 在劫难逃1
- 在劫难逃2
- 在劫难逃3
- 城市里的孤独1
- 城市里的孤独2
- 城市里的孤独3
- 和爱无关、与寂寞有染1
- 和爱无关、与寂寞有染2
- 站在回忆的岔路口1
- 站在回忆的岔路口2
- 无法复制的悲伤1
- 无法复制的悲伤2
- 无法复制的悲伤3
- 忘记不等于消失1
- 忘记不等于消失2
- 忘记不等于消失3
- 从手心流淌过的是时间1
- 从手心流淌过的是时间2
- 从手心流淌过的是时间3
- 从手心流淌过的是时间4
- 从你的身体里跑过1

- 从你的身体里跑过2
- 从你的身体里跑过3
- 谁喝下了爱情的毒酒1
- 谁喝下了爱情的毒酒2
- 堕落的日子1
- 堕落的日子2
- 堕落的日子3
- 一步之遥既是天堂又是地狱1
- 一步之遥既是天堂又是地狱2
- 飞不过沧海的蝴蝶

挡不住的风情1

风情酒吧，大家都喜欢这里的气氛。音响里永远放着最为经典的老歌，一个格调高雅的慢摇吧。这里适合谈天说地，也适合疯闹一阵。赵小萌喜欢来这里，是因为这里的酒保周杰会调一种酒，应该说这酒是风情酒吧老板贺子建和赵小萌自己创造的。这种酒由十几种酒混合而成，有高度的有低度的，说穿了也就是一大杂烩。可是赵小萌就是喜欢，喜欢那种杂乱，喜欢那十几种不同味道的杂乱，一口气灌下去，然后让酒在喉咙里打个转。哈，最后的那番回味才是享受。可惜，整个酒吧除了赵小萌和贺子建，没人愿意喝这种酒。

深夜的酒吧里，狂热喧闹的音乐终于停了，换成了轻柔舒缓的曲子。赵小萌依旧坐在吧台前的吧凳上喝着酒，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与吧台酒保周杰聊着天，一边等着贺子建下班。

坐在角落的一个男人站了起来，走近吧台，他观察这个独自喝酒的女孩一整晚了，对她那种冷冰冰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很好奇。这引发了他内心一种挑战的欲望，看着今晚被那冷面女孩拒绝的男人们灰溜溜的窘态，他迫切地想要征服这个高傲的女孩。他慢慢地走近了吧台，“给我来杯酒。”这句话是对着酒保周杰说的。

周杰面无表情地给了他一杯酒，继续自己的清洁工作。这已经是要下班的时间了，他可不想在这里耗下去。赵小萌喝完了手里的纯生啤酒，对着周杰说：“小杰，再给我一杯挡不住的风情。”周杰转过头来瞪了她一眼，意思是你还要喝啊？赵小萌用眼神止住了周杰想要说出来的话，对他眨了眨眼，周杰一下就明白了赵小萌的意思。

“挡不住的风情？好名字，小姐，我有这个荣幸请你和我一起喝杯酒吗？”那男人正愁没有搭讪的话题呢。

“先生，你还能喝吗？这酒的性子可烈了，要小心哦。”赵小萌回头瞄了这男人一眼，嗯，外形还算不错，接近四十岁的年纪。看来也是属于成功的那一类型，有些羁傲，眼神里流露出邪恶的诱惑。

“当然。”男人言简意赅。

“爽快！”赵小萌利落地打了个响指，“小杰，上酒。”

那男人眼花缭乱地看着酒保周杰调着酒，“这算是什么酒啊？”

“呵呵，不知道吧。这可是这个酒吧的独创酒哦，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赵小萌对那男人眨眨眼，抛了一个妩媚的眼神给他。呵呵，还电不死你?

酒上来了，两人端起酒，两个杯正要碰，一只手飞快地抢过赵小萌的酒杯：“你疯了啊，还喝这种酒？”

赵小萌抬头一看，原来是贺子建。“贺子建，干吗你每次都会这样扫我的兴啊？”

“贺子建，你是贺子建？”那男人正要发火，却突然用一种兴奋的腔调怪叫起来，“你不认识我啦？我是陈西平啊？”

“陈西平？呵呵，怎么不认识啊？”贺子建一看也雀跃起来，“我们是同学嘛。”

两个大男人不管不顾地拥抱在了一起，又是跳又是闹的。赵小萌吃惊地看着这两个加起来快一百岁的男人，晕死，有这么夸张吗？她不满意地把酒杯在吧台上磕了磕：“喂喂喂，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贺子建这才回过神来，笑着对那男人说：“西平，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赵小萌。可别小瞧她，她可是一位作家哟。”

“幸会，幸会，我叫陈西平。”那男人笑嘻嘻地伸出手。

赵小萌懒得搭话，举起酒杯就在陈西平的杯上碰了一下，一口就干了那杯酒。她正烦被贺子建打断的酒兴呢。

陈西平一看，“呵呵，够爽快。”然后也一口干掉了手中的酒。

“小杰，给我们三人送酒过来。”贺子建拉着两人坐在了附近的酒桌上。

挡不住的风情2

正在三叶草心理咨询中心值班的赵小琳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小萌，你知道吗？今天的《都市青年报》上有个报道。报道说，根据专家预测，2007年，患上'爱无能'这种都市流行病的人群将增长十五个百分点。你知道十五个百分点，这将是多少人吗？"

"又是这么早来电话。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爱无能，你看看周围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人患这病。你不是同样也有吗？"赵小萌躺在床上接了电话，心里被这个大自己两岁的姐姐气得想骂人，每次打电话都这么早，告诉她不要早上打电话，说了很多次都记不住。

"我才不是爱无能呢？我只是还没遇到让自己爱的人罢了。"赵小琳不相信自己是什么爱无能。

"三十岁了没谈过恋爱？难道还不算是爱无能吗？"赵小萌的头痛得快要裂开了。

"三十岁又怎么啦？你谈了这么多次的恋爱，你其实一点也没付出过爱，你才是典型的爱无能。"赵小琳读研究生学的专业就是心理治疗，而爱无能这个病症是她毕业论文的研究课题。而她把自己的妹妹作为研究的对象则是一个秘密了。

"算了，我才懒得理你。我现在想睡觉。没空和你瞎掰。"赵小萌不耐烦就想挂电话。

"最后一句，老妈叫你这周六回家喝汤。"赵小琳这才想起老妈早上的嘱咐。

喝汤，还不是一个婚姻教育讲座，赵小萌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大自己两岁的赵小琳不会被老妈这样拼命地推销。反而是自己，难道就是因为自己常换男朋友，就是因为自己放弃好好的工作，成了自由职业者？

昨晚喝了太多的酒，头痛欲裂，赵小萌暗骂：该死的陈西平，该死的贺子建，明明知道我喝了那杯挡不住的风情，还非得要我陪着他

们两个老友喝到三点钟。害得我今天又得难受一天了。拉开抽屉拿出散利痛，杯里没水了。赵小萌骂了声娘，把两颗药干咽了下去。如果可以选择，她宁可现在干咽下去，也不想让自己的脑袋痛上一整天。

赵小琳从导师杨大洲家里出来的时候，时间刚过晚上九点。她想着自己这次交上的论文课题，不知道杨大洲会不会同意她选择这样的一个课题。说实话，她心里没什么底，毕竟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而现在这社会出现爱无能的人数又日益增多。她明白这个课题本身没什么问题，而有问题的会是自己。三十岁没有恋爱就真的有问题吗？她想起赵小萌早上说的话来。

赵小琳满怀心事地走在路上，并没有注意到前面拐角处急驰而来的那辆车。当车子发出刺耳的声响在她面前停下来时，她才吓得跳了起来。一辆白色的帕萨特已经离她不到半尺远。赵小琳还没有从惊魂中回过神来，车窗摇下来，一个男人伸出头来就开骂："想什么呢？没长眼睛啊？"

"你，你干吗骂人啊？"赵小琳气得脸都红了。

"你是怎么走路的，你看看都走到这车道上来了。"那男人还是不依不饶地说。

"神经病，你吃了枪药啊。"赵小琳不想理这样的疯子，连忙走到一边的人行道上。

车子开了很远了，史东这才想起：怎么刚才差点与自己撞上的那个女孩这么眼熟啊？不会啊？这女孩很漂亮，依自己的记性，如果见过，一定不会忘记的嘛。当然，这里所指的性格是指他色狼的本性了。

史东已经在这个城市工作了八年，从大学毕业那年算起的话，前前后后换了不下十份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换工作的频率比起前几年下降了不少。现在这个外企营销经理的位置他已经坐了三年。看在高薪的分上，他决定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他不想谈恋爱，不想被人

管着，不想失去现在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的生活丰富多彩，他不想被人改变现在的生活，任谁也不行。

挡不住的风情3

下午三点，刚起床的赵小萌喝了点牛奶就习惯性地打开了电脑。一上线，QQ的信息就跳个不停。九点钟，老地方见。QQ群的信息在闪动。这是属于他们几个人的私人群，能够进入这群里的都是朋友，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是单身。各种年龄阶段的人都有，男人女人，只是这个群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在这群里的单身男女们不能发展任何超出友谊的行为。这是一个单身贵族群，群主正是飞鱼赵小萌。这是她大前年辞职后天天泡在网上的一项副业。赵小萌一看，是风情庄主贺子建。赵小萌回复了一个笑脸，表示同意。她喜欢这个成熟的男人，当然不是那种男女之间的喜欢，是触及灵魂时的那种喜欢。或许在小萌的心灵深处，对比自己大的成熟的男人，有种与生俱来的敬畏感吧。

不沾腥的猫史东见缝插针地回复了过来：现在忙死了，晚上告诉你们我昨晚的艳遇哈。还叫不沾腥的猫，整个就是一色猫嘛。小萌一个敲脑袋的图标发了过去，顺便再来一个吐啊吐的图标。史东和小萌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那次他们俩拼酒，最后谁也没有拼过谁。不过不打不相识，倒也成了现在这样的好朋友了。按理说他们两人年龄相貌相当，却愣是没有擦出点什么火花来。用史东的话来说，如果和小萌有点什么的话，那么，以后也就没有朋友可做了。赵小萌则是满脸的不屑，我才不会找个只晓得用下半身思考问题的动物呢。其实这样也好，两人认识都快五年了。虽然常常打嘴仗，还算是比较知心的朋友了。

凤飞梦醒肖琳回复说：不好意思，萌萌宝贝，今天晚上我来不了，我今天得陪我那位，他出差回来了，瞒着那边说要明天才回来呢。

算了，就知道你这人没劲透了。肖琳是赵小萌上次去他们单位采访时遇到的女子。或许是美丽女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吧，两人一见如故

成了好友。三十五岁的肖琳在很久以前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短得连她自己都说记不起曾经是自己丈夫的那个人的样子了。肖琳现在的情人是她单位的老总。一个老得掉牙的俗套的故事，各取所需各有所得罢了。

在肖琳那小小的两居室里，充满着浪漫色情的味道，客厅的餐桌上一片狼藉，通往卧室的地上，散落着男人女人的衣物。

肖琳几年前离婚后就彻底想开了，去他妈的天长地久，说什么海誓山盟，说什么永远不变心。爱得死去活来的男人，也敌不过外面小小的诱惑。新婚才三个月，男人就红杏出墙了。而肖琳知道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在这个在自己面前痛哭流涕、丑态十足的男人面前大吐特吐。她怎么也想不通，面前这个男人就是自己和家里人拼着断绝关系也要嫁的那个男人吗?

肖琳在拿到离婚证书的当天晚上，就和王新生在她那刚结婚三个月的新房子里滚在了一起。王新生是她单位里的领导，在她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她就知道这个男人对自己有着不轨的想法，只是她一直坚守着那份现在看来并不值得珍惜的爱情，所以拒绝成为他的情人。她终于明白自己错了，彻底错了。只是现在这样的生活是她要的吗？她自己也不知道。

浮躁的年代1

赵小萌赶到酒吧的时候，史东和贺子建都已经开始喝了。她在吧台和啤酒小妹寻想想聊了几句。寻想想是大二的学生，来这里做啤酒小妹还是一年前的事，赵小萌喜欢这个女孩的单纯可爱，常常被这看似单纯的小女孩口中冒出的成熟老套的话唬得一愣一愣的。她喜欢与寻想想谈话，感觉是一种挑战。这是一种年龄与思想的挑战。二十八岁女子和二十岁女子之间跨越代沟的谈话。

风情酒吧的老板是贺子建，赵小萌第一次和朋友到风情酒吧喝酒的时候认识了贺子建。当时大家都想要散了，赵小萌喝高了，却还吵闹着要喝酒。贺子建便拿出了酒吧里能够拿出来的酒，然后把所有的酒都倒在了一个大啤酒杯里，赵小萌喝了一口觉得口感不好，又在吧台里抓了一些陈皮话梅之类的东西放进去，然后，两个人就把那杯酒给分摊了。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赵小萌和贺子建都醉倒了。第二天赵小萌不服气地找到风情酒吧，准备找贺子建单挑，两人边喝边吹牛，越谈越投机，自然也就成了朋友。挑战这话也就再也没提起过了。这种酒后来被赵小萌命名为挡不住的风情，堂而皇之地登上了风情酒吧的酒水单。标价为一百八十元。据喝过的人说，除了他们俩可以把这种难喝得要命的酒当成宝，没人会第二次主动选择这种酒来喝。

他们的老位置，是面向吧台的角落。从这里可以纵观整个酒吧的全部情况。史东常说，这是自己偷偷观察美女的最佳方位，然后选定一个，出击。结果一般都是成功的。赵小萌坐在这里常常冷眼旁观，她观察着来酒吧的人的各种神态，醉了的还是清醒着的，痛哭的还是狂笑的。酒吧里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每一段就是一个人生。贺子建坐在这里是因为如果酒吧发生事情的话，他可以最先知晓。这里常常是人满为患，熟与不熟的朋友川流不息。赵小萌烦闷的时候更喜欢去的，却是酒吧的另一个地方，那个放着许多经典老歌的音控室。带着耳机听着舒缓的音乐，品着挡不住的风情，真是人间的一大享受。

“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这是一个没有爱情的年代。这同时也是一个快餐时代，当爱情还没开始的时候，其实已经在路上结束。”史东口沫横飞地说：“这个年代还有爱情吗？我拿一千元来打赌。”

“靠，你以为一千元就能打赌了吗？这也太低了吧？我赌五千。”这是贺子建的话。

“五千元，找个人来演一场爱情的戏还差不多，爱情，这年头最不值钱的就是爱情了。有这五千元，还不如让我来几场一夜情，那一夜燃烧的激情澎湃，你说能不能算是爱情？”史东不屑一顾地说。

“小萌，你相信爱情吗？”两个闲聊的人拉上在旁边闷头喝酒的女子。

寻想想送来一打啤酒：“爱情？天啊，你们这群老年人竟然在这里大谈爱情，怪不得你们老了哦。”

“寻想想！”三个声音不同程度恼羞成怒地爆发出来。

“我闪。”寻想想吐了吐舌头，“还不承认老了，开始回忆和开始怀念就是年纪大了的表现之一。”最后这句话当然是她在放下酒杯以后，全身而退时说出的。

“喝酒，喝酒。”贺子建举起酒杯，“今朝有酒今朝醉，莫使酒樽空对月。”

三个酒杯响亮地碰到一起：“来，为了他妈的爱情！”

浮躁的年代2

赵小萌这段时间常常在想自己是不是真的老了，为什么和比自己大的人没有所谓的代沟，而和比自己小上几岁的人却有代沟了呢？寻想想的一句话打消了她的顾虑，“哪里有这么多的想法啊，你知不知道，你就是想多了才老的。你知道我们这一代吗？因为我们什么都不用去想，空想有用吗？还是做些实际的吧？”也是，当我们还在思考的时候，这些孩子们已经身体力行了。我们能不落伍吗？

赵小萌，你也老了吗？二十八岁与二十岁的差别就有这么大吗？似乎跨越了一个时代。赵小萌今天不想去想这样让人烦恼的问题，她现在的问题是，今天怎样把自己喝得恰到好处，不能醉，但也不能完全清醒，这样，她就可以回家赶出那篇编辑催得要命的稿子。

赵小萌喜欢贺子建成熟男人的幽默，还有那种历经沧桑看透世间百态的淡然。贺子建同样在心里欣赏着赵小萌，欣赏她的伶牙俐齿和幽默风趣，更欣赏她的洒脱和豪气。他不知道赵小萌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故事，他也从来不会问及她的过去。两个人什么都谈，天南地北上下五千年，只是不谈情感。有时候，就只是沉默着相对而坐听听音乐而已。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在一起喝酒、吹牛、侃大山。

史东说：“算了，不谈这些。再谈下去，就真的没意思了。要不要我给你们讲讲我昨天晚上的艳遇啊。”

“打住，打住。”赵小萌一挥手，“你那狗屁艳遇都是千篇一律的没什么新意。就像是吃快餐，吃了擦擦嘴也就过去了。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三人又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史东包里的手机振动，他拿出来看了一下暧昧地笑了：“对不起，我得先闪啦。”说着不等两人回答就起身闪了。赵小萌和贺子建都心知肚明，这一定又是哪个女人的约会短信了。

整个房间里充满着暧昧的气味，里面正上演着一场男女之间必然的战斗，没有胜负之分，只有过程的战斗。

女人满足地叹息：“东，你爱我吗？”史东一把推开依然黏在自己身上的女人：“爱？我们刚才在做什么？做完就算，明白吗？”

女人有些委屈地说：“东，我们在一起快两个月了，你竟然从来都没有说过爱我。”

“你第一次跟我上床就应该明白，我们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看来是我们两个月交往的时间太长了，所以，这次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了。”史东说着，起身拿起自己的衣物进了浴室。

“不，东，你不能这样绝情。”女人见史东要离开想要拉住他。史东一脚踢开她：“我说过的话是不会收回的。”女人听着那咣当一声门响，心里充满了屈辱和悲伤。史东，你竟然敢这样对我，你今天给我的一切羞辱，总有一天，我张露一定要你加倍偿还。

生命的阴影1

赵小琳一个人坐在咨询室里面，预约时间还没有到，她想用这段难得的空隙思考自己的论文。今天杨教授告诉她，她的论文题材很好，抓住了目前社会上最为普遍的现象，但是这个问题又还没有开始被人们重视。爱无能这个话题刚刚开始被人们关注起来。杨教授觉得她的现实生活经验比较少，对她的论题表示了疑虑和担心。

赵小琳对这次的论题非常有信心，她知道，她身边的很多人包括自己的妹妹，都有着这方面的困扰。看看快到咨询时间了，预约的来访者应该要到了。赵小琳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打开房门。

一个看起来精神有些委顿的男子坐在外间的沙发上，看到赵小琳出来，他不满地对接待员说："怎么会是一位女咨询师啊，我不是说过我要找一位男咨询师吗？"

接待员小青赔着笑对他说："张先生，你预约时我就告诉过你，你要的这个时间段是赵医生值班，她是一位女咨询师。是你说不能改动时间的啊。"

那男子气急败坏地说："你是这样说的，可是我也说了要求你们换医生啊。"

赵小琳面带微笑用温和的语气说："张先生是吗？因为我们咨询中心的咨询师都有其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值班安排表会提前一周做出来，一般无法改动。其实心理医生和其他的医生是一样的，就像是妇产科里有男医生一样，这并不会影响你咨询的效果。"

那男子抬了抬头，细细打量着赵小琳："你确定可以为我做咨询吗？"

"当然。"赵小琳莞尔而笑，"请你相信，作为一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解决你的困惑。"

"那好吧，我就试试。"那男子将信将疑地说。

坐在咨询室的单人沙发上，男子有点不安地四处张望，他好奇地看着咨询室的角落里放着的那张躺椅：“这是你们用来催眠的吗？”

“是的，不过也用作一些放松训练，咨询和治疗很多时候都要用到它。重要的是来访者觉得躺在上面，会有一种安全感，会更放松。”赵小琳细心地为他解释，“张先生，我看了你填写的表格，你上面并没有写出你想要咨询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谈谈吗？”赵小琳有技巧地把谈话放在了今天的咨询上。

“嗯，我还想知道，你是真的会为我说的任何话保密吗？”张先生有点紧张。

“我们的职业准则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保密原则，没经你同意之前，我们不会把关于你的任何资料外泄。除非是在约定的保密原则之外的紧急事件。比如与你的生命或是身体伤害有关，或是与别人的生命及身体伤害有关等。这些问题，我们的接待员应该已经告诉过你了。”赵小琳尽可能说得简单明白。

“我知道，我就想让你再说一次，这样我才放心。”张先生变得严肃郑重起来。

“放心吧，张先生，我保证今天我们的谈话内容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的个人资料我们绝对不会外泄。”赵小琳郑重地回答，“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孤单地走在午夜凄清的街道上，赵小琳觉得今天的一切都那么的不可思议。那个来访者的问题深深地困扰了她。她摇了摇头，自己还真不够专业。一向自律的她突然有种想要宣泄的念头，她很想去喝酒，很想尝试那种微醺的感觉。她曾看过赵小萌写过的一篇散文《醉》，里面描写的那种醉的状态让人看了就觉得要醉了，她因为一向讨厌喝酒而不屑一顾。现在想想，其实那种醉意真的很美妙，她现在还能想起那里面的句子。或许，因为是同胞姐妹的缘故吧，就算是赵小琳从未有过喝醉的经验，却也喜欢那种似醉非醉的感觉。

写这篇文章时赵小萌也一定是喝醉了，在似醉非醉之间吧？不然怎么写得出这么生动的句子呢？赵小琳的脚步也跟着摇曳起来，她不由自主地走向街尾那家闪烁着霓虹灯的迪厅。

生命的阴影2

从风情酒吧出来后，史东并没有回家。他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他的家更是空荡荡的冷，很久没有过这样孤单的感觉。他自嘲地笑了笑，会不会因为自己真的老了。我史东这辈子才不愿意被谁缠住呢，算了，还是去喝酒吧，至少喝醉了会让自己尽快入睡，就不会再胡思乱想了。

他掉转车头，想要回到风情酒吧。思虑了一下就觉得算了，现在的心情还是适合一个人。把车子转回来，向不远处的万家灯火迪厅驶去。他需要在这样狂闹浮躁的地方释放自己偶然出现的伤感。

听着震耳的音乐，端着酒杯坐在吧台前高凳上的赵小琳看着舞台上跳着钢管舞的年轻女孩正在疯狂地扭动，下面的人群发情般的尖叫和欢呼。人生是否都是这样，颓废地放弃曾有过的理想，不断寻觅着安慰的借口，不断地为放纵找到合适的理由，用来欺骗受伤的灵魂，用来抚慰流血的伤口。赵小琳悲哀地想，听着迪厅里震耳欲聋的声响，看着那些旁若无人般摇晃的身影，她觉得自己走错了地方。原以为喧闹的地方可以让自己不再感觉孤单，可是现在却越来越觉得难过。有一个作家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孤单不寂寞，在人群里的孤单才最是寂寞。“再来一杯。”她对着酒保说道。

史东走进迪厅，朝着吧台面前的高凳走去。他习惯这样的喝酒方式，可以随意地要酒，可以随意地环顾四座，满足自己猎艳的心理。只不过今天他没了这样的兴致，现在他只想喝醉，然后回家睡觉。吧台周围已经有一些人坐在那里，或是与吧台里的啤酒小妹猜拳，或是像他一样寂寞无聊地喝着闷酒。他随意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要了一大扎啤酒，仰头就喝下一小半。迪厅里的喧嚣让人耳朵须得承受比平时多一倍的穿透力，小舞台上，三个妖艳的女子正在跳着诱人的舞蹈，她们用身体挑动着全场人的欲望，四周不停的尖叫声口哨声，使得她们也像是吃了迷幻药一般扭动得越加厉害。史东淡然地看着这一

切，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会对这样低俗而下贱的事情痴迷。或许这世界上有着太多与自己一样空虚的灵魂吧？只是每个人寻找灵魂的出口不一样罢了。

史东把视线收了回来，他的眼睛立刻对上了在自己斜上方位置一个同样独自喝酒的女子。咦，这个女子怎么这么面熟呢？忍不住再细看过去，这不是前天晚上自己差点撞上的那个女子吗？呵呵，人生何处不相逢，她得为那天的乱骂自己而付出代价了。史东突然觉得孤寂的感觉飘远了，端着自己的酒杯，慢吞吞地走了过去。“嘿！干一杯好吗？”

正在闷头喝酒的赵小琳听到声音吓了一跳，她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带着些邪恶的笑，高大帅气的男人：“我认识你吗？”她冷冷地回答，扭过头继续喝酒，心里对这种狂蜂浪蝶恶心到了极点。

“你记不得啦。”史东毫不在意地自顾自喝下了自己杯中的酒，“前天晚上，你差点和我的车子接吻，这么快你就忘记啦？当时小嘴不是还骂得挺欢的吗。”

“是你？你差点撞上我，你还好意思在这里说？”赵小琳回头瞪着这个男人，她想起了前天晚上那辆撞向自己的车子，还有那个开车男人轻佻的口吻。提起那件事赵小琳就光火。她恶狠狠地瞪着这个男人，五官看上去还算不错，个子高高的很结实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经常运动的那一类型，可惜一肚子坏水没安好心。因为前几天的撞车事件，她对这个男人一点儿也不感冒。

“呵呵，不打不相识嘛。这样看来我们也算是有缘了。这样吧，我请你喝酒，就当是我那天不礼貌的赔罪吧。”史东一点也不介意赵小琳的态度，泡妞第一要素就是要脸皮厚，这点打击算什么，越挫越勇可是咱的优点：“我叫史东，认识一下好吗？”说着大方地伸出手。

史东这样一来，赵小琳也不太好意思纠缠着前天的事情不放，算了，反正一个人喝酒也没什么意思，就当有人陪喝酒了。端起了面前

的酒杯，碰了一下史东的杯子：“喝酒就行了，问这么多干什么，大男人有你这样八婆的吗？”

史东一听就乐了：“好好好，美女既然不愿意说芳名就算了，那我们就喝酒。”两个杯子响亮地碰到一起，开始了那一夜浪漫的邂逅。

生命的阴影3

生命的阴影

赵小萌带着好心情，按照平常熟悉的路线慢慢地走近了风情酒吧。今天她的心情很不错，被催了一周的稿件，终于在下午彻底完成了。此时的赵小萌是轻松愉悦的，连她的步履都变得轻灵飘逸起来。

每次赵小萌看到风情酒吧门口那独特的标志，那个大大的啤酒木桶还有边上那几个充满着异国风情的木制酒杯时，就会忍不住在心底里微笑起来。用酒调出来的风情，总是会带着一些暧昧的味道。这里流光溢彩的灯光，这里每晚恣意的狂叫，这里亦动亦静的感觉是大家喜欢它的原因。狂欢过后总是会迷茫，那安抚人心灵的音乐，能暂时安慰那些狂乱的、孤寂的、无奈的、沉醉的心。

赵小萌在风情酒吧门口遇到那个蜷缩成一团的小男孩时，她的第一感觉是他一定是迷路了。那个男孩子上身穿着一件乳白色的毛衣，下身穿着一条看起来有些脏但绝对是名牌的牛仔裤，脸蛋是像奶酪一样的奶白色，在昏暗的灯光下隐隐发着惨白的光。这是冬天的夜晚，他就那样蜷缩在黑暗的角落里，一动也不动地望着来来往往的人。满脸呆滞，从他的眼睛里感觉不到任何词语可以表达的东西。没有喜没有悲，没有伤没有泪。作为一个敏锐感性的码字的女子，赵小萌第一眼就发现了这个男孩的与众不同。她忍不住走到他的面前，抚摸着男孩冻得冰冷的脸："孩子，你怎么啦？为什么站在这里？你的家里人呢？"男孩被迫抬起了头，亮晶晶的双眼流露出倔犟任性的神情，他默然地打量了赵小萌一眼，没有回答。

这个小男孩冷漠的眼神刺痛了赵小萌。她不明白这么小的一个孩子的眼睛里怎么会有这么复杂的眼神。带着敌意，带着不信任，这个男孩子并不像街头流浪的孩子，他仅仅像一个与家人走失了不久的小孩，却又没有那种孩子应有的无助与惶恐。男孩没有理会赵小萌，独自蜷缩在那个黑暗角落，不再回应。

赵小萌悻悻地收回手，推开酒吧的大门。有种挫败的感觉，连一个小孩子都不能信任自己吗？她使劲地摇了摇头，把这种不安的情绪摇了出去。

喧闹的酒吧带着浓厚的暖风扑面而来，赶走了外面的寒冷。赵小萌一下变得快乐起来，在自己熟悉喜欢的气氛里，她一下就忘记了刚才小小的不快。吧台靠里的老位置里，坐着她最熟悉的朋友们。“小萌，你来晚啦，一定要罚酒三杯哟。”眼尖的史东叫嚷起来。“呵呵，小萌，来这里坐。”上次在这里遇见的陈西平也在，他连忙起身拉了一张椅子来，“小萌，坐这里。今天一定要好好跟你喝两杯。”傻子也看得出来他醉翁之意不在酒。

赵小萌不置可否地坐了下来。坐在对面的肖琳体贴地问道：“小萌，你今天不开心吗？脸色有些不好。”

“没事，昨天赶稿睡得晚了些。”小萌对着肖琳笑了笑，“怎么，今天终于可以出来啦？”

肖琳笑容满面忙不迭地说：“小妮子，你还敢嘲笑你姐啊？”伸出魔掌就要来拧赵小萌的脸。

赵小萌身子向后一仰，躲过了她的九阴白骨爪：“开个玩笑嘛。”两人嘻嘻哈哈地开始打闹起来。

赵小萌端起酒杯，向大家敬了敬一仰脖子就喝了下去：“来来来，大家喝酒！”

史东的电话不依不饶地反复响了起来，他假装没有听见，继续和贺子建、陈西平斗着酒。电话还在响着，大家都停止了吵闹，关注地盯着史东。史东注意到了大家的目光，狠狠地拿出手机，按下了关机键。他假装若无其事地举起杯：“来喝酒，不要扫兴。”大家都心照不宣有默契地笑了起来。“史东，你怎么还是狗改不了吃屎哟。到处去拈花惹草，小心有天自己被拖下水，陷进爱情的迷潭哦。”赵小萌在这样的时候从来都不会忘记调侃他几句的。

各有心事的人不知不觉都喝过量了，陈西平一直拉着赵小萌喝酒。肖琳左干右干也喝了不少。史东跑到吧台去缠着周杰和寻想想闹酒去了。最清醒的就要算贺子建了，他一边照顾着酒吧里的生意，一边还时不时地过来关照着这伙朋友。作为酒吧的老板，他很会控制自己，常常保持着必要的清醒。贺子建的酒量不错，他常常在酒吧打烊后独自在黑暗的大厅里喝酒。吧台里开着一盏小灯，耳边低低流淌着轻柔的音乐，那时候他觉得喝酒也是一种自在的享受。认识了赵小萌以后，打烊后的喝酒就常常变成了两个人，他俩往往一句话也不说，就这样沉默无语地喝着酒，彼此明白彼此心底最深处的那些从未说出的话。却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距离，忽略了滋生的情感保持了友谊。

生命的阴影4

贺子建亦怀着同样的感觉，他害怕自己再一次步入情感的旋涡。当五年前他的前妻带着十岁的贺贝贝决然地离开他后，他就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谈感情。他似真似假地和一些女人来往着，彼此都明白，不过是寂寞时相拥的伴，生命中川流不息的过客。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好，他可以在想要孤单的时候享受孤单，在想要疯狂的时候陷入疯狂。他觉得自己是自由的，酒吧老板的角色给了他很好的保护，他从不缺少性伴侣，也从未有过情感的烦恼。

凌晨两点，酒吧渐渐静了下来。贺子建从里间算好今天的收支账出来时，酒吧里就剩下他们那一桌人了。陈西平和肖琳不知道在争论着什么，赵小萌已经靠在椅背上睡着了。她最近睡眠很少，常常在深夜喝酒回家后还要打开电脑，或是写字，或是什么也不做，看着屏幕发呆。就这样，也能到天亮。

“小萌，醒醒，我送你回家吧？”贺子建走上前推了推赵小萌。赵小萌嘟囔着没有醒来。陈西平本来是想送赵小萌回家的，所以才陪到这么晚，看到这样也不好多说什么。于是悻悻地站起来说：“太晚了，我也要回去了。”

“那你顺便送送肖琳吧？她今天也有些喝多了，肖琳，让西平送你好吗？”贺子建笑着对貌似还清醒着的肖琳说，“我一会儿送小萌回去，让她先在这里眯一会儿。”他们都知道赵小萌失眠得厉害，现在能够睡一会儿就让她多睡一会儿了。

所有的人都走了，周杰关上卷帘门在吧台留了一盏小灯，也回到自己后面的小房间睡觉去了。贺子建端着酒杯静静地坐在赵小萌的旁边，看着她熟睡的脸。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他才容许自己把灼热而深情的目光停留在上面。他想其实这样也很好，有时候喜欢并不一定非要说出来，这样至少会让大家都轻松一些。

在椅子上沉睡的赵小萌不安地转动身子，她觉得一点也不舒服，浑身上下被磕得很痛。努力地睁开眼睛，四周已是一片宁静："我又睡着了吗？他们都走了吗？"赵小萌用手揉揉眼睛迷迷糊糊地问。

"是的，他们都回家了。怎么样，你没事了吧？我送你回去吧？"贺子建及时收回了自己眼睛里的恍惚。

赵小萌起身穿好外套，和贺子建一起走出了酒吧。站在门口，赵小萌下意识地往角落里瞧了一下，那里似乎有一团黑影。她突然想起晚上进门时看到的那个小男孩，她拉着贺子建小心翼翼地走近，真的是那个小男孩，他冻得缩成一团，身子还在不停地颤抖。"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小孩子，是不是来酒吧玩的人带来的啊？"贺子建一边说着一边上前抱起了那个男孩，赵小萌看到男孩的脸通红，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呀，这孩子还在发烧呢。"

"走，先送他到医院。"贺子建抱着男孩走向自己的车，"小萌，你坐在后面抱着他，我来开车。"

小萌看着怀里这个浑身发烫的男孩，心里涌着一丝丝的疼。贺子建在空旷无人的路上飞奔，很快就到了医院急诊室，两人焦急地等待着医生诊断出来。"你们是孩子的家长吗？怎么烧成这样才送到医院里来？你们是怎么当人家父母的？"医生一出来就没有什么好脸色给他们。

"不，我们不认识这个孩子，他是病倒在我酒吧的门口，我们刚才发现他，就直接送到医院里来了。"贺子建连忙解释。

医生讶异地看着他们："哦，是这样的吗？这个孩子病得很重，得先住院，还得做一些必要的检查，你们看怎么办才好呢？"他的脸色明显缓和下来，递上住院的通知单。

"就让他先住院检查吧，其他的以后再说了。我先去交费。"贺子建不假思索地回答，接过单子，他转头对赵小萌说："小萌，你在这里先看着他。"

赵小萌看着贺子建匆忙行走的背影，心里涌上了些说不清的感触，这个平常看来冷漠无情的男人，心里其实充满了热忱和善良。望着病床上依旧昏睡不醒的男孩，她不知道这个男孩为什么会这样唐突地出现，为什么会流浪？为什么生病？为什么？太多的为什么在赵小萌的心里翻腾。

那天晚上，赵小萌与贺子建陪在男孩的病床前守了一整夜。男孩一直在发着烧，一整晚他们都在轮换着照看男孩，贺子建看着赵小萌强睁着疲倦的双眼不停地为男孩换冷毛巾，他从赵小萌细心的动作中发现了她平常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那就是作为一个女子温柔母性的一面。

其实贺子建很了解赵小萌这种外强中干的性格，却一直不曾看到过赵小萌这样的柔情似水，他露出会心的微笑，对这个女子有了更多的欣赏和理解。天快亮了，看着赵小萌累极了靠在床边睡着的模样，贺子建心里被一种柔软的东西填满。

在劫难逃1

赵小萌一觉醒来时，已经快到中午了。她慵懒地躺在床上，微眯着眼睛，躲闪着正午透过窗纱照射进来的阳光。迷糊的神经还没有完全地苏醒，有种熟知的气氛弥漫着整个房间，早就习惯了夜的糜烂与浑浊，只有在夜雾迷茫之中，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也许是因为只有夜才能让她躲在黑暗处，不会担心暴露内心深处的秘密吧。

昨夜赵小萌突然间变得如此脆弱，如此的不设防，竟然会把尘封多年的往事告诉了贺子建。那些连自己都以为早就忘记的事，却在昨夜一一呈现，依然伤着依然还有痛。剖析自己的过程是那样的痛苦，现在醒来，赵小萌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轻松。也许是压抑得太久了吧，释放出来就感觉轻松了许多。

凌晨三点，赵小萌打完稿子，从电脑前抬起酸痛得有些麻木的脖子时，一种突如其来的忧伤击倒了她。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文字同样也是一种伤害自己的方式。编写的故事，常常也会刺痛到自己，因为某些灵魂飘荡的记忆，那些挥之不去的痕迹。

赵小萌不禁想起那个住在医院里却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男孩，那个迷路的男孩那样深深地刺痛着她，让她忍不住想要去抱紧他，想要去安慰他，想要他快乐起来。那个男孩封闭着自己的内心，他并不像一个流浪许久的孩子，这从他干净整洁而价格不菲的衣服中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生活应该过得很富足。刺痛赵小萌的是，男孩子那双空洞无神的大眼睛。眼睛里没有丝毫的光彩，这是一个不快乐的男孩。

门被敲响了，谁会在这么晚来呢？赵小萌打开房门，进来的是郑海涛。他喝得醉醺醺地走了进来，踉跄着冲进了卫生间。里面立即传来他大张旗鼓的呕吐声和随后冲洗的水声。拿着毛巾擦拭着脸和头的郑海涛走了出来："小萌，给我倒杯水来。今天喝多了些，渴死啦。"赵小萌没好气地说："你今天怎么过来了，喝这么多酒就自己回家吧？"

“我想你，当然就过来了啊。”郑海涛理所当然地说道。

“我们早就已经分开了，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太过分了吗？”赵小萌觉得头都要大了。她和郑海涛曾经有过那么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不过两人早就分开了。可是郑海涛还是会三天两头地出现，看来他是不打算放弃了。

“分手是你的决定，不是我的决定。我一直以来就没有同意过。”郑海涛变得无赖起来。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喝醉了就来闹，你当我是什么人啊？”赵小萌恨不得拿刀杀了他，“你快给我滚出去，不然我就报警了。”

郑海涛不以为意地说：“你报啊，你看看警察会不会来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家务事。”他知道赵小萌不会这样做，她看重自己的名声，这也是为什么他每次都可以肆无忌惮地来骚扰小萌的原因吧。

“郑海涛你太过分了，你以为我真的不敢吗？”她冲到电脑前拿起自己的手机，随意按下了一个拨出键。她想吓吓郑海涛。

正在酒吧里准备打烊的贺子建接到电话时，只听到了电话里传来的吵闹声，是赵小萌和一个男子正在激烈地争吵着。他连忙喂喂地喊了几声，没有人应答。他急忙放下手里正在整理的账目，拿起车钥匙就向着赵小萌的家急驰而去。敲门的时候，刚好听到一个男人正用着不堪入耳的言语骂着赵小萌。贺子建焦急地拼命敲打着房门，边敲边喊着小萌的名字：“小萌，开开门，我是贺子建。你出了什么事啦？”

赵小萌打开门：“怎么是你？”贺子建焦急地问，“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吗？小萌，出了什么事？”

在劫难逃2

“一个以前的朋友，喝醉了酒，跑来闹了。不好意思，我按错号码了。”赵小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单单拨了他的号码，她不愿意贺子建看到自己现在狼狈不堪的模样。

“哟嗬，还以为是谁呢？原来又有新人了哦，怪不得现在不怎么理我了，原来是有了新情人就忘记老情人啦。”郑海涛尖酸刻薄阴阳怪气地说。他不想把事情闹大看到来人就想闪，于是拍了拍贺子建：“新人到了，我这个旧人当然就该消失啦。兄弟你小心哟，这个女人可不好惹，翻脸不认人啦。”一边说一边不甘心地讥笑着离开了。

听到房门砰的一声关上，赵小萌抱着头蹲了下来，喉咙里发出压抑不住的哭声。自己活该如此受辱吧。这一切都是她自己造成的，谁叫她游戏人生不相信爱情呢。

贺子建不知道怎么劝解她，只能任由她痛快地哭一场，也许发泄一下就会平静下来。他默默地走进洗手间，为赵小萌拿来了湿毛巾。赵小萌渐渐冷静下来：“今天……”她抬起头看着贺子建迟疑地开口。

“小萌，不用告诉我，我明白。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别放在心里。”贺子建扶起赵小萌，让她坐在沙发上，“你休息一下，我去帮你倒杯水来。”

“不，我不想喝水，你能帮我倒杯酒来吗？”赵小萌此刻只想让自己喝醉。

赵小萌记起了今天要去医院看那个小男孩，他始终不肯说出自己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她连忙起身，洗去昨夜宿醉的痕迹，不想自己憔悴的样子出现在孩子面前。对着他，赵小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心疼。看着那小小的人儿，强忍高烧的痛楚咬牙不吭声的模样，她就会心疼得想要哭出来。这个有着不属于自己年龄应该有的坚强的小男孩，给了赵小萌太多的震撼。

来到医院才发现大家都在，肖琳、陈西平，还有贺子建都在病房里。男孩还是不说话，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地问他是哪里人，家里还有些什么人。“你们先不要逼他，他想说的时候自然就会说了。”小萌生怕大家刺激到这个男孩。

“要不试试登个寻人启事吧？或是在电视上播放也可以。”陈西平走过来插了一句。“这倒是个办法了，我们可以去试试。”肖琳也觉得这个办法好。

“看来只有用这种法子了，那么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吧，这方面我的人脉要广一些。”陈西平爽快地接下这活。

几个人还在商量着这个男孩的事情，就听到不知谁的手机音乐响了，是今年最流行的那首歌——《秋天不回来》，贺子建拿出手机，看到一长串的数字。“喂，谁啊？”电话里传来一个久违的声音，依然是那般轻柔，充满着诱惑力，“子建，是我。”天，原来是姜枫，贺子建离婚五年的前妻。

“是你，小枫。”贺子建真的很吃惊。姜枫一走就是五年，还带走了当时只有十岁的贺贝贝。五年中都不曾有过消息，这让贺子建在思念女儿的同时，也对姜枫产生了很深的怨恨。“贝贝呢？你把她悄悄带走了五年，你知道我找你们找得多苦吗？”贺子建竭力保持着声音的平稳。

“子建，你不要生气。当初我带走女儿没有告诉你确实是我的不对。其实贝贝也一直很想念你的。所以这次我准备把她送回国交由你抚养，好吗？”姜枫还是那样轻言细语不急不躁地说。

贺子建的心里涌上了一些疑惑，姜枫外表柔弱内心坚强，是出了什么事情吗？会让她主动放弃女儿：“是出了什么事情吗？还是贝贝出事了？”他的声音一下提高了数倍。病房里的人全都不由得瞪着他。

贺子建边说边走出病房，他不希望自己的私事影响到大家：“小枫，你告诉我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我现在的丈夫，他无法接受贝贝。所以我想送她回去。”哽咽了半天，姜枫还是选择说实话。她了解贺子建，可以接受最残酷的事实却无法容忍欺骗。

“如果真是这样，我宁可贝贝跟着我。你什么时候送她回来？”贺子建心里一直想念着女儿，能够跟女儿一起生活是他五年来都在做的梦。

“半个月后。我已经订好机票了，我会送她上飞机，你去成都接机就可以了。贝贝已经十五岁了，她可以独自回去。”姜枫轻描淡写地说。

“你怎么能让她自己回来呢？她还这么小。”贺子建气急败坏地说。

“我现在筹备婚礼实在走不开，我已经托航空公司的人把她托管回来。放心吧，你到成都去接一定没问题的。”姜枫永远都是这样以自己的事情为重。贺子建气急败坏地扔掉了手里的电话。

在劫难逃3

走在清晨微凉的街头，赵小琳的高跟鞋敲打着地面发出清脆的声响。提醒着她昨夜那场酒醉后恣意的狂乱，她心情很平静，自己的第一次就这样交付了出去。没有那种所谓的失落或是伤心，也没有那种长久期待的欢喜，她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昨晚那个男人并不让人感觉厌恶，但是她并不想因为和他发生了关系，而要求他负责什么。记得那个男人应该是叫史东吧，当他惊觉身下的她是第一次时，脸上那种复杂却又带着惊喜的表情让赵小琳感觉不舒服。或许男人都有着这样的虚荣心吧，害怕负担却又在心里渴求着对方的纯洁。当那男人睡熟后，赵小琳就悄悄地起身收拾整齐离开了。

赵小琳，你必须要忘记昨夜所有的记忆和缠绵，那只不过是两个寂寞的男女之间突然产生的短暂依恋。赵小琳在心里暗暗地警告自己。

史东睁开眼睛，有些不知所措，想起昨夜那个沉静的女子，如同火一般燃烧起他许久不曾有过的渴望。想起那一刹那间的诧异，那个妩媚的女子有着不同于外表的清纯。他弄痛了她，看着她咬牙承受着疼痛，他一下子清醒过来。那一刻他是有过狂喜吧？不曾想到，他竟然会遇到这样的女子。他的心里涌现出从未有过的感觉，他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和她走下去，慢慢地一直到老。

旁边的枕头是空空的冷，史东依稀还记得夜里沉默的相拥，看着满地零乱的衣物，酒店房间的空气里还淡淡地飘散着昨夜她留下的芬芳，只是却没有了那个修长的身影。史东恍惚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一场梦，一场华丽妖娆的梦。梦里的那个妖精从缠绵中决然消失，留给他的只有短暂的记忆。她那吐气若兰的气息使他意犹未尽地思念着，从一醒来就占据了他整个身心。也许有些事情应该会有所改变的吧，比

如说放下所有顾忌谈场恋爱，然后结婚，生个小孩。在吵闹和爱抚里滋润着日子，让岁月再刻画上一对世俗而幸福的两个人的名字。

但下一刻钟他又开始迟疑起来，自己藏掖多年的情感能这样轻易释放吗？真的要失去现在自由自在的生活吗？让自己陷入柴米油盐的俗世生活，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烟火男人吗？皱了皱眉，他不敢去想象自己抱着孩子洗尿片的日子，或许这样更好，消失了，却被记住了。还是给彼此留下最美的回忆吧！史东摇掉脑子里突然冒出来的荒唐想法，迅速起身穿好衣服，上班的时间可是快要到了。

城市里的孤独1

当保姆小翠气急败坏地跑到公司来说维维不见了的时候，罗嘉棋正在办公室里对着他的三员大将大发雷霆，销售部这个月的业绩下降很多，挨骂的三人正战战兢兢，听到罗总的儿子失踪，三人竟然都不禁松了一口气，这下罗总应该没工夫骂人了吧？但又顿时醒悟过来，这可是有点违背良心了，于是也都做出满脸焦急的模样来。销售部经理王一凡急忙凑上前去："罗总，维维不见了，你看是不是需要报警啊？"

"报什么报，现在才丢了一会儿，还是在附近先找找看吧？"挥手让三人出了办公室。

"罗叔。"维维失踪使得小翠对这个一脸严厉冷酷的罗叔充满着惧怕，"维维不见了。"说着哭了起来，觉得自己犯了不可原谅的过错，"罗叔，你骂我吧，都是我不好。"

罗嘉棋不耐烦地挥挥手："别哭了，先找维维要紧。"小翠到罗家快三年了，头一年维维患病时，换了许多保姆，没有一个保姆能够干长久的。不是因为维维调皮，而是因为忍受不了他们家的气氛。一个不说话的孩子，还有一个酗酒的父亲，这样一个怪异的家庭，让许多人都无法接受。但是小翠却坚持做了下来，她耐心地陪伴着维维，给他讲故事，陪他说话，哪怕只是自己一个人在自言自语罢了。维维虽然不说话，可是也渐渐地依赖上了小翠。

"好了，你去平常你们去过的地方找找吧，我去问问维维的医生。"罗嘉棋心烦意乱地对小翠说着，起身就走出了办公室。除了去问维维的医生，他不知道怎样可以找到儿子。

手机铃声响起，罗嘉棋一手开车，另一只手拿出了电话接听："喂，哪位？"一个柔和的女声："请问是张先生吗？""张先生？你打错了吧？"罗嘉棋没好气地说，正要挂断电话。

“这里是三叶草心理咨询中心，张先生你预约的咨询时间是明天上午十点。这是最后一次确定，请张先生准时到。”那个轻柔的声音不容你有一丁点儿反驳。

“哦，对不起，对不起。明天我一定准时到。”罗嘉棋这时才想起来，自己曾用张先生的名义去咨询中心。

“好的，那明天见，张先生。”赵小琳放下电话，长吁了一口气。不用想也知道这位所谓的张先生用的是化名了。前来做咨询的人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顾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来谈及的都是属于他们个人非常隐秘的东西，这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吧。

“想想，寻想想。”一个男生拼命地追赶着已经快走出校门的寻想想。寻想想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班上的团支部书记程峰。“有什么事吗？快说，我还有事要做呢。”寻想想不耐烦地问。程峰擦了擦额头的汗，对着这个傲气的女孩子，不知怎的有些胆怯：“寻想想，马上要到元旦了，我们系里准备开一个联欢晚会，班上的同学都会出节目，我想请你和我一起表演吉他弹唱可以吗？”说完忐忑不安地看着寻想想。去年的新生晚会上，当寻想想一脸漠然地抱着一把大吉他，独唱了崔健那首摇滚歌曲《一块红布》后，程峰的心里就深深地印上了这个看似瘦弱却任性坚强的女孩的倩影。

“我没兴趣，你找别人吧。”寻想想一口回绝，她才不想惹这样的麻烦呢。虽说心里早就预料到了会是这样的回答，但程峰的眼里还是流露出一抹失望。程峰觉得自己失败透了，他懊恼地说：“想想，两年了，难道你还不了解我的心吗？”

“对不起，程峰，我上班要迟到了。”没理会程峰的继续追问，寻想想跑出了校园。风情酒吧最近生意忙了许多，她天天都得守到打烊。

程峰不知道寻想想为什么会选择到酒吧那样的地方去打工，他曾经悄悄地跟踪过寻想想，也知道风情酒吧。他的好奇心占了上风，他是那样迫切地想要知道寻想想的故事，他看着寻想想每每因劳累而疲

倦的神情，就会心疼得发疯。他决定一定要走进寻想想的生活，他实在不忍心让这个单薄的女孩独自扛起生活的重担。

这晚在风情酒吧，当寻想想看着贺子建领着程峰介绍着酒吧时，寻想想的诧异是写在脸上的，程峰带着一脸得意的笑望着寻想想。“嘿，想想，你来得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刚来的服务生程峰。”贺子建对着寻想想说。寻想想没好气地说：“不用介绍了，我们是同学。”

程峰洒脱地伸出手：“老同学，你是熟手，以后请多多关照。”寻想想脖子一扭，端着面前的托盘就进了吧台，她没想到程峰竟然敢跟了进来，她一脚就把他踢了出来。程峰呼痛一声弯下腰来，贺子建在边上看着，有些好笑地说：“你去忙吧，不懂的就问周杰好了。”

“好的，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程峰故意响亮地回答。

城市里的孤独2

酒吧一如既往地喧闹着，被酒精和情欲刺激的人们亢奋起来，划拳赌酒好不热闹。程峰并不是第一次进入酒吧，以前到酒吧是来消遣游戏的，而现在却是为别人服务。一晚上下来，累得他东倒西歪，被寻想想狠狠地嘲笑了一番。身体上的累他还能接受，他最受不了的是那些人对着他呼来喊去，这对于做惯了大少爷的他是一时无法适应的。

“程大少爷，做不了可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寻想想又一次帮着他摆平了一桌叫嚣着要程峰赔礼道歉的喝高了的客人。“谢谢你的好意，我想我能做下来。”程峰骨子里的不服输又开始冒头了。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寻想想说道。

周杰一边调着酒，一边好笑地看着两人在忙碌中不停地斗嘴，风情酒吧里的故事越来越多了。年轻真好，他有些艳羡地想。周杰也不过二十五岁，生活的阅历已经让他的心像快满五十岁的小老头了。

罗嘉棋带着一脸的倦容走进了咨询室，这是他第三次来到这里。昨夜他一宿没睡，一直在找儿子维维，他不知道维维会去什么地方，是被人绑架了还是自己走失了。如果是绑架，却一直没有收到什么短信或电话来要钱或是提什么要求。给维维看病的杨医生也提议去报警，但是他心里对于去公安局有种莫名的恐惧，所以还是选择不报警了。

咨询室里，赵小琳正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前两次的谈话两人像是打嘴仗似的，谈来谈去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每次一问到较为敏感的话题时，那位张先生总是会巧妙地躲过去，跳到另一个话题上。这次赵小琳觉得一定要改变前两次的谈话方式。作为一名专业的咨询师，她不能被自己的来访者牵着走。

“张先生，你好。”赵小琳看到推门进来的张先生，连忙放下笔记本站了起来，“请坐。”罗嘉棋不客气地一屁股坐在了对面的沙发上。

接待员小青送来了茶，出去时轻轻地关上了咨询室的门。

“张先生，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今天张先生看来情绪不太好，工作很累吗？”善于观察的赵小琳从他的举动接收到了那种不安焦急的情绪信息。

赵小琳静静地等待着他开口说话，过了许久罗嘉棋才说：“不是工作，是家里出了些事。”这是罗嘉棋第一次这样直接又坦然地谈到自己的事情。他真的太累了，本来到这里来咨询就是想让那些禁锢自己心灵的桎梏得到释放，却不知为何前两次咨询他都在和这个年轻的女医生较劲，或许是因为害怕她知道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吧，所以热衷和她争些无聊的东西。可是今天他却不想这样，藏匿得太久了，他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

“可以说说吗？”赵小琳压制着自己内心的一丝喜悦，不想让自己表现得太过明显。他愿意自己讲出来，这可是事半功倍的事情了。她神情笃定地说，“家里出了什么事情？”

“我儿子不见了，失踪了。”罗嘉棋无力地倒在沙发上说道，满脸的绝望。

“多久的事？”带着些许吃惊，赵小琳关切地问。

“两天了，一点消息也没有。”罗嘉棋说。

“你报警了吗？这件事应该报警啊。”赵小琳说。

“不，我不能报警。”他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不能报警，你知道吗？”

“好，不报警。你先坐下来，喝口茶，我们慢慢谈好吗？”赵小琳起身拉住站起身子的张先生，把茶水端给他。

他接过茶喝了一口，心情平静了一些。他重新坐好，摆出了一副长谈的模样：“赵医生，你能为我们今天的谈话保密吗？”

“当然会。”给了他一个肯定的回答，赵小琳知道工作正式开始了。

“好，我相信你。”长吐了一口气，罗嘉棋准备全部说出来，“我不姓张，我姓罗，叫罗嘉棋。我的儿子今年七岁，不过他患有自闭症已经三年了。从三年前他母亲去世的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说过话，更不理任何人。我一直请保姆看着他，不忍心让他去医院，他太小了。他妈妈走了之后，就剩下我们爷俩相依为命。他是我儿子，是我唯一的儿子。”罗嘉棋强忍了许久的泪水终于奔涌而出。赵小琳静静地聆听，她知道这时候她只能静静地等待。等待这个男人说出自己的故事来。

城市里的孤独3

罗嘉棋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他只想痛快地哭一场。也许是儿子的失踪击败了自己强装的坚强。赵小琳一直等罗嘉棋的情绪稍微平静一些时，才把茶几上的纸巾盒递过去，她明白男人在女人面前痛哭会觉得很丢面子。所以，她尽可能地不去安慰他，甚至把脸转了个方向，就是不想让他觉得自己是在同情他或是怜悯他。

罗嘉棋有些感激地接过了纸巾，他感觉到面前这个看似年轻的女医生不但有着专业的知识，更有着一颗善解人意的心，她不动声色地维持住了他作为男性的可贵的尊严。在这一刻，他对面前这个女医生充满了信任，他觉得她能够帮助自己真正地走出阴影走出梦魇。

对于心理咨询来说，来访者与咨询师最先要建立的就是良好的咨询关系。而信任则是这种良好的咨询关系开始的重要因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开始得很微妙，有时仅仅是一句话、一个关怀的动作，或是一点的理解就足以使对方产生信任感。当然，这也得咨询师首先以真诚的态度来对待来访者才行。赵小琳就用这种无声的尊重赢得了罗嘉棋的信任。

罗嘉棋坐正了身子："这件事要从三年前说起了，那时，我和妻子还有四岁的维维，我们过着非常幸福快乐的日子。我是一个孤儿，从小在福利院长大，从小就向往着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大学时遇到了珍儿，哦，她叫庞珍珍，我们一见钟情。从见到她的第一眼起，我就发誓要给她最美好的生活，要让她幸福快乐一辈子。毕业后我放弃了留校，选择了独自创业。

"当我们终于在这座城市里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和车子的时候，我在全市最大的宾馆里迎娶了我最心爱的女人，终于让她成为我的妻子。我终于有了自己梦想中温暖幸福的家。一年后儿子的出世更让我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看着他们母子在庭院里玩耍，我暗自发誓一定要给他们最好的生活最大的幸福。于是，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天南地

北全国各地地跑，只想着把自己的公司做大做强，可我却没有想到，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当我把一幢新别墅的钥匙交到珍儿手里时，珍儿哭着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嘉棋，我和维维不需要这么大的房子，我们需要的是你啊！’

“两岁的儿子因为很少看见我，对我有些生疏了。每次我回家想要抱抱他的时候，他都要挣扎着从我的怀里伸出手喊：‘妈妈，抱抱。’那时的我，真是一个失职的父亲和丈夫。

“‘珍儿，再过两年，等公司进一步稳定了，发展壮大起来了，我一定放下业务，好好地陪陪你和维维。’那时的我，故意忽略珍儿眼里的渴望。她守着偌大的房子，家里只有牙牙学语的儿子和保姆。

“珍儿变得更加沉默了，她变得不爱说笑了。儿子送去幼儿园后，她更是把自己关在家里，有时一整天也不说一句话。我想珍儿患上抑郁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第一次知道珍儿自杀时，我吓坏了。我在医院整整守了她三天三夜。我不理解，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生活好了，她反而不快乐了呢？她出院后，我帮着她报名去美容、去学车，她没有辩解也不反对，只是她就算是去了心也是飘浮着的。我从她的脸上看不到一点愉悦。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她快乐起来，那段时间公司也出了些事情，我两头跑也实在无法顾及这么多。所以，当有一天，珍儿说她要一个人去旅游的时候，我给她了一大笔钱就放心地让她去了。”

“罗先生，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吧。”虽然不忍心打断他的讲述，不过时间已经超过了半个小时，下一位来访者已经到了。赵小琳收到小青焦急的暗示有好几回了，不得已她还是鼓起勇气打断了他的话，“真是不好意思，因为工作上的安排，所以现在我们不能继续谈下去了，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咨询的时间提前到明天，你看行吗？”

从讲述中清醒过来的罗嘉棋，还沉浸在对妻子的回忆里：“我明白，也理解。那么，我们明天约时间好吗？我希望可以把我所有的故

事都讲出来。”罗嘉棋非常配合，礼貌地告辞走出了三叶草心理咨询中心。

三叶草的广告牌做得很有意思，那绿绿的草化为三颗心团团围成一圈，成为一个圆。这象征着一种圆满！一种新的希望！

对于赵小琳来说，今天的咨询是成功的。罗嘉棋终于摆脱掉发自内心那种强烈的抗拒，接受了自己。这是一个心理咨询的成功，也是赵小琳的成功。赵小琳心里也明白，如果不是因为他受到儿子失踪的刺激，那么这样的时间应该还会往后拖延。她在笔记本里记上了罗嘉棋今天谈话的重点，这也是她要仔细思考的。儿子失踪——不愿意报警——三年前妻子去世（原因目前不明）——儿子得了自闭症（仇恨父亲）。她用笔重重地在这几句下面画了一下，提醒自己这或许会是揭示真相的重要线索。

开车回公司的路上，罗嘉棋接到了小翠打来的电话，小翠说还是没有找到维维，并想问问是不是可以报警。罗嘉棋不耐烦地说，不许报警，继续找，过两天看情况再说。小翠挂掉电话，她一直想不明白，罗嘉棋是很爱儿子的，可是为什么他不愿意报警呢？维维是从她手里丢掉的，她一定要亲自把维维找回来。不然，她会一直良心不安。小翠抹了抹泪，继续着她漫长的寻找之路。

和爱无关、与寂寞有染1

淡紫色的窗纱随风飘动着，屋子里的灯也随着晃动起来。粉红的被子里正紧紧包裹着一个曼妙的身子。只见她蜷曲成一团，似乎不胜寒意。肖琳从睡梦里惊醒过来，才发觉自己忘记了关窗，冷风嗖嗖地吹进来，她忍不住打了个喷嚏，哆哆嗦嗦地从床上爬起来，关好了窗。急忙回到床上重新躺好，这才看了床头的闹钟。还不到十一点，今天有些累，想早点休息，没想到还没睡够一个小时就醒了。

头有些昏昏沉沉的，别不是真的感冒了吧。肖琳最害怕生病了，身子有些沉重，她懒得起来找药吃，算了，还是蒙上被子好好地睡一觉吧，或许明天就会好了。迷迷糊糊地躺着，觉得身子软绵绵的连头也开始有些痛起来了。突然电话铃响了，这么晚了谁会来电话呢。从床头柜上摸到电话，肖琳就在被窝里接听了起来："谁啊？"

来电话的是陈西平："是我啊，肖琳，你怎么啦？声音怎么嘶哑了？是不是病了？"听出肖琳的声音不对，他赶紧把准备叫她出来喝酒的话头给咽了下去。

"唔，是的，我感冒了头很痛。"也许生病的人都会脆弱一些吧，肖琳在电话里竟然少了许多平时的傲气，多了些无助的娇弱，这在陈西平听来，则是让人又怜又心疼得心都酥软了。

"肖琳，你吃药了吗？要不我现在去你家陪你去看病吧？"陈西平此时的关怀是发自内心的。

"我不去医院，要不你给我带些感冒药来吧。"肖琳实在害怕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更害怕打针。

"那好，你在家等着，我马上过来。"陈西平放下电话，与正喝酒的两个朋友打个招呼就想走。

"陈哥，这么急去哪儿啊？难不成还有什么红颜知己在等着你啊？"王鹏取笑陈西平，"你可真是个多情种哟，不过千万要小心，可

别当真了。”他半真半假地说道，他也听到了电话，所以自然也就取笑起陈西平来。

“哪里是什么红颜知己啊，一个好朋友，生病了，我现在给她带些药去。你们好好玩，改天再请你们喝酒了。”说完陈西平就急急起身离开了。

陈西平开车找到夜间药店买了些感冒药，就匆忙赶到了肖琳的家。说实话，他最初感兴趣的人是赵小萌，但是贺子建的出现使得他的这个想法被硬生生地扼杀在了萌芽中。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戏，何况还是同学加朋友呢。虽然贺子建与赵小萌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但是作为一个常常混迹于这种风月场所的人来说，他俩这些隐约的暧昧陈西平还是明显地感觉到了。而对于肖琳的感觉，连他自己也说不上什么来。比如他现在给肖琳送药去，他也只不过觉得是在关心一位生病的朋友罢了。来到上次送肖琳回家的楼下，陈西平打电话问清了房间号码，这才拎着东西上了楼。肖琳强撑着身子打开了门，累得直喘气。陈西平看见了一把扶住她：“你小心点，看你病成这样，还是去医院好了。”他关切地说道。

“不用，我吃了药躺一会儿就好。”肖琳在陈西平的搀扶下回到了房间躺下。陈西平去客厅接了一杯开水过来，拿出药让肖琳服下：“你吃了药休息一会儿，我去给你熬点稀粥来。你晚上一定没怎么吃东西吧？”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肖琳这一感冒还真的严重起来了。她吃了药，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了。床头柜上有一杯水，药分成小包也放在边上。杯子下面还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肖琳，看到你熟睡就没叫醒你。粥已经熬好了，放在保温瓶里温着，你醒来后记得一定要吃。吃完后休息一会儿再吃药。东西放在桌上，等我来帮你收拾。因为昨天晚上要出去买保温瓶，所以拿了你放在客厅的钥匙，中午你不用担心，我会买菜过来帮你做饭。你好好休息。陈西平。

起床走进厨房，一眼就看到小餐桌上放着的蓝色保温瓶，打开盖子，里面的粥还冒着热气，她的头虽然还有些昏沉沉的，可是看到那热粥肚子里也唱起了歌。

不知道陈西平从哪里找到些小黄瓜，还用香油拌好了，吃起来味道爽极了。肖琳一口气喝了两碗粥，精神也一下好了许多，她这才发现，自己不常用的厨房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回眼望向客厅，平常凌乱的客厅也被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她乖乖地回到床上，吃了药，突然觉得即使生了这场病仍很幸福。

和爱无关、与寂寞有染2

躺在床上肖琳不由得想起了上一次自己生病的场景，那天王新生明明就在自己的家里，却一点也不顾及自己身体不舒服，非要和自己亲热。后来自己发怒大骂他，他才悻悻作罢。王新生走后，她孤单一个人躺在这冰冷的房间里，连个倒水嘘寒问暖的人都没有，躺了两天才勉强起来去外面吃了碗面。第三天王新生才假惺惺地打来电话，询问她好些没有。肖琳不用脑子想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妈的，老子成了他泄欲的工具了。肖琳暗暗地骂了一句粗话。虽说俩人是情人关系，就算没有爱，可是这么多年下来，难道就没有一点点的情意存在吗？也就是从那时起，她看透了王新生。

陈西平昨夜忙了大半宿，给肖琳熬了粥还简单收拾了她那乱得不像样的狗窝。陈西平天生有洁癖，看不得一点儿凌乱和脏，总是忍不住就要动手去收拾。陈西平的那种天生的正义感，使他觉得在肖琳生病的时候不能不管，当他给肖琳留纸条时，看到那张生病后熟睡的面容，心中涌起一股怜香惜玉的疼痛。

肖琳一直觉得自己不会再陷入感情的困扰之中，如果不是因为那场幸福的病，没有那场疾病带来的情感病菌，相信肖琳还是会驾驭于情感之上，而不是被情感左右了心情。

肖琳还是没有想到一点，那就是任何男人在没有得到女人之前，总是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使女人动心。无论他是用温柔的关爱还是用金钱的诱惑，这都只是他征服女人的一种手段罢了。而女人因为孤独与寂寞才选择和男人在一起，始终是会受到伤害，得到的永远只是一枚苦果。

陈西平和肖琳已经悄然走到了一起，不过这在目前还属于他们两人之间的秘密。肖琳喜欢上陈西平是偶然也是必然，那天当陈西平忙前忙后地为她奔波的时候，肖琳才明白自己是多么需要这样的关心和

温暖。她一直渴求的不正是这样的人吗？一个从心底来体贴安慰自己的人。

那天中午，当陈西平满头大汗地拎着大袋的食品来到肖琳家时，肖琳的心在那一刻被拨动了。看着他在厨房里忙着准备午饭的背影，肖琳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从后面紧紧地抱住了他。

正在埋头炒菜的陈西平怔了一下，他的后背有些僵硬。说老实话，他内心对肖琳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同情。他知道肖琳的故事，因为婚姻的失败而赌气与自己的老板在一起，他觉得这个女子太好强了，但是为了这个原因就赌气把自己赔出去，这是他不能认同的事情。后来慢慢接触得多了，也了解了肖琳的一些真性情，内心对肖琳就有着一丝丝的惋惜了。肖琳这样抱着他时，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肖琳那柔软的身子紧紧地缠绕着他，两只手臂围绕在他的胸前。她的脸紧紧贴在他的背上，他能感觉到那具柔软身子所带来的战栗。毅然关掉了煤气灶上的火，他转身回抱住了肖琳。一场热烈而温馨的故事开始了……

作为一个结婚十多年的男人，他的婚姻里早已失去了最初的激情。陈西平的妻子安安分分地在家相夫教子，让他找不出半点不满来。可是陈西平就是觉得不满足，他知道自己和妻子早就没有了爱情，而让他们紧紧相守在一起的是亲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儿子，这是维系他们婚姻最大的理由。

陈西平在外追逐着风花雪月的浪漫，他清楚地明白自己内心的底线。那就是永远不会选择离婚，因为儿子、因为妻子。在他心里其实也是渴求着一场真正的爱情的，当年他和妻子因旁人介绍而相识，当时考虑的只是双方的家庭工作等外在条件，并没有考虑两人是不是相爱。

当新婚的激情过后，他才觉得原来所娶的妻子并不是自己心里真正喜欢的女人。妻子的固执和不解风情让他伤透了脑筋，他曾经想方设法地为妻子买来些好的内衣，只是希望他们两人在独处时可以有一

种激情，但妻子的一句话让他从此断了这样的念头：都是老夫老妻了，还搞这些花花肠子的，你羞不羞啊。都是快到四十的人了。

陈西平满脑子的浪漫情怀就这样被打断了。

站在回忆的岔路口1

维维已经失踪三天了，这三天里罗嘉棋跑遍了维维可能去的所有地方，却一点消息也没有，他有些绝望了。小翠一直要求去报警，每次都被他搪塞了过去。他害怕面对警察，妻子庞珍珍并不是自己害死的，却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不是自己和她吵架并狠狠地扇了她一耳光，珍儿怎么会那样决绝地选择自杀呢。

夜已经很深了，罗嘉棋还坐在书房的沙发上，一边抽着烟一边喝着酒。三年了，从珍儿离去的那天，他就养成了每夜喝酒的习惯。这几天他几乎没怎么睡着过，每天都是在这书房的沙发里小睡一会儿。房间里满是刺鼻的烟味和酒味，罗嘉棋一点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他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味道。

如果，如果时间可以重来，那么，他一定会选择陪伴着珍儿和维维，罗嘉棋深深地悔恨了，可是有用吗？珍儿已经去了天堂，为什么自己当初要逼她呢？逼她说出那个男人是谁？逼她承认不再爱自己，为什么要做得这么绝呢？把他们两人都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逼成了生离死别。

“嘉棋，我想出去旅游。”那天珍儿突然这样对罗嘉棋说，“反正现在维维有爸妈照看着，我也放心。”

他以为珍儿终于想通了：“珍儿，你想去哪里玩啊？要不，让爸妈带着维维和你一起去吧？只要是你想去的地方，都可以。”

“我只想一个人去，我要去丽江。”庞珍珍只说了这一句就再也不说话了。其实罗嘉棋不明白，庞珍珍的内心里最渴望的是他能够陪自己一起去丽江。丽江是庞珍珍第一次把自己完完整整地交给他的地方。而多年后，罗嘉棋竟然忘记了这一切。

罗嘉棋只是记得医生的嘱咐，不要过于勉强她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并没有多想什么，拿了三万块钱给珍儿，也就放心地让她跟

随着旅行团出发了。庞珍珍在半个月后从丽江回到了家，粗心的罗嘉棋并没有觉察到异样。

罗嘉棋在后来的一个凌晨忙完了公司的事情，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时，才发现卧室里冷冰冰的寒，而珍儿竟然没在家里。那天罗嘉棋睁着眼睛，抽了一地的烟，就那样睁着眼睛等到了天亮。

他瞪着妻子进入房间，以为珍儿会给自己一个解释，珍儿看也不看他一眼，就直接进浴室洗澡去了。罗嘉棋气急败坏地冲上前，拼命敲着浴室的门："珍儿，你给我把门打开。你昨天晚上去什么地方了，怎么到现在才回来？"珍儿没有回答他，只有喷头的水洒落的声响。罗嘉棋一夜的担心和等待使得他发了狂，他气急败坏，几脚就踹开了门，冲了进去。映入他眼帘的一幕让他惊呆了，"珍儿，你哭什么？你为什么哭？昨天你去什么地方了啊？"罗嘉棋一把上前抱住自己的妻子，这才发现珍儿竟然用冷水来淋浴。"天，珍儿，你怎么用冷水洗澡，这是冬天啊？"罗嘉棋赶紧关掉了水龙头，珍儿的全身冰冷得没有一丝热气。罗嘉棋顾不上生气，一面用大浴巾裹住珍儿，一面调高了水温，把浴缸水放得满满的。然后才把她小心地放进了大浴缸里，当他做这一切的时候，庞珍珍像是没有知觉一样，任由他摆弄。

直到把珍儿放进开了电热毯的被窝里，罗嘉棋才长长吁出了一口气。去厨房热好牛奶端来，罗嘉棋扶着妻子喂她喝下："珍儿，喝杯热奶暖和一下，我刚告诉妈让她帮你熬一碗姜汤，一会儿你一定要喝下去。我得去上班了，今天我送维维去幼儿园吧。"他没有洗澡换衣服就直接出了卧室，他突然有些害怕面对这一切。

客厅里儿子维维正在吃早餐，丈母娘正在给维维收拾上学用的小书包。看到女婿她慈祥地说："嘉棋，快来吃早饭。"

"妈，我不吃了，我送维维去学校，你还是给珍儿熬点姜汤吧，我怕她会感冒。"罗嘉棋满脸疲惫地说。

一大清早，庞妈妈就听到了女婿的吵闹声，昨晚女儿没有回家。手机也一直关机，她就担心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件事错在女

儿，“好的，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的。”

“维维，吃好了吗？走了，爸爸送你去幼儿园。”罗嘉棋抱着刚吃完饭的维维就要离开。

维维挣扎着从父亲身上下来：“我还没跟妈妈说再见呢。”听着儿子奶声奶气地叫着妈妈，房间里传来了珍儿轻声的回答。罗嘉棋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是回到了原位。

“外婆，再见。”从妈妈房间里出来的维维同样给了外婆一记响亮的湿吻。

“走吧，爸爸。我们上幼儿园喽。”维维今天的精神很好，穿着绿色太空衣的他看起来就像是个可爱的小青蛙。“我今天要给佳佳讲我昨天听到的故事。”

站在回忆的岔路口2

把儿子送到了幼儿园后罗嘉棋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去了公司，而是开着车满大街地转悠。他没有心情去公司，脑子里像是装进了米糊一样的稠，理不出一丝头绪来。电话响了，秘书来电话询问他什么时候到公司，今天是公司里最大单生意签约的日子。

“我马上赶回来。”罗嘉棋的脑子总算是回到了正常思维上来。

那天晚上的庆功会一直开到了深夜，从吃饭到唱K，罗嘉棋一直不停地喝酒，不停地与所有的人碰杯。他执意要自己开车走。罗嘉棋打开车窗，以一百迈的速度行驶在深夜的大街上，他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宣泄自己压抑许久的郁闷。冷风夹杂着雨点冲进了车里，罗嘉棋突然很想号叫，他觉得自己快要疯了。一阵风强劲地吹来，胃里一阵翻腾，他立马刹住了车。把头伸出窗外，翻江倒海般痛痛快快地吐了起来，直到胃里再也无法吐出什么来。头昏昏沉沉，罗嘉棋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唯一的念头就是要回家。

踉踉跄跄地开了大门，罗嘉棋东倒西歪地走进了他和珍儿的房间。已经是凌晨三点了，而珍儿竟然睁着一双大眼坐在床沿等待着他。“你，你为什么还不睡？”罗嘉棋醉醺醺地说。被冷风一吹，他的酒劲一下子涌了上来，说着就扑倒在了床上，之前一夜的无眠加上今夜的放纵，他已经倦极了。艰难地睁了一下眼睛，“睡吧，珍儿。”他嘟嘟囔囔，“珍儿，我爱你，我不能失去你。”

本来思虑了一整天，想要跟丈夫坦白一切的庞珍珍看着熟睡的罗嘉棋，把想要说出的话又咽了下去。罗嘉棋第一次喝醉了酒没有洗澡就赖在了床上。庞珍珍吃力地拖动着罗嘉棋，扯出被他压住的棉被盖在他的身上。白天睡得太多，庞珍珍此时没有一点睡意。她站在落地窗前，看着那阴冷的夜空，这冬天的夜是凄冷无比的，漆黑的天空上稀稀拉拉地挂着几颗星，没有光亮，有的只是一种凄惨的绝望。庞珍珍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自己的丈夫，怎样去面对自己那短暂的爱

情。那个她在丽江遇到的男子，“史东”，这两个字就那样深深地刺痛了她。

对于庞珍珍来说，丽江之行的浪漫相遇是她没有想到的，她甚至忘记了自己的丈夫忘记了儿子维维。回来后无比的思念让她陷入疯狂的境地，她知道他与自己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却从没有留下过联系的方式。只知道他叫史东，二十九岁。

那天庞珍珍独自一人坐在大巴车上，看着周遭的人都成双成对嬉戏玩笑时，她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觉。这次旅行只不过是为了祭奠自己失去的青春和爱情罢了，对于罗嘉棋她已经绝望得想要放弃了，本来是想给自己和嘉棋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才会提出去丽江。他却偏偏忘记了他们最初的回忆，忘记了自己的妻子曾在丽江一个美丽的小客栈里把自己纯洁的身体献给了他，同时交付到他手里的是一生的承诺。

大巴是开往机场的，时间已经过了一刻钟了，车子还没发动。同团的人有些喧闹起来，直嚷嚷怎么还不走，如果现在不走，来不及乘飞机怎么办？导游也着急得不行，拼命给大家解释，说还有一位客人没有到，请大家等等，那位客人现在正在赶来。而迟到的那位客人就是史东，头天晚上被朋友们缠着喝酒，他竟然忘记了今天早上是要去丽江旅游的。如果不是导游那催命般的电话，他还就真的错过了这一次的旅行。

当背着包穿着休闲服的史东气喘吁吁地登上大巴时，并不在意大家对他横眉冷对的讽刺，一眼望去，所有的座位都有人，除了一个冷艳而神情淡然的女子旁边有一个空位，史东心里一喜，迟到竟然还有这般好处，他不假思索地走了过去，一屁股坐了下来。对于车里其他人的叫嚷，庞珍珍并没有在意，她的思想还停留在和罗嘉棋曾有过的纠结记忆里。史东坐下来，车子就开动了，她才惊觉自己身边多了一个人。斜眼看过去，只见一个帅气的男人正带着探视的神情望着自

己，庞珍珍瞪了一眼这个不甚礼貌的家伙，没有理睬他。这样的登徒浪子庞珍珍觉得最讨厌了。

感受到了邻座美女射过来的敌意的目光，史东毫不在意。他响亮地打了一个响指："美女，介绍一下，我叫史东。从现在起我们可就是亲密团友啦。"

庞珍珍没有理他，索性闭上了眼睛假装睡觉。一出马就碰了一鼻子灰的史东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他自顾自地笑了笑："美女还有点骄傲哟。算了，我也来补眠了。"说着就在大巴的摇晃里睡起觉来。因为缺乏睡眠，他不大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一旁假睡的庞珍珍气恼地睁开了眼睛。

或许是有缘吧，庞珍珍在飞机上也和史东坐在了一排，史东一直都在自言自语似的说些撩拨的话，庞珍珍就像是哑巴一样并不接他的话茬。飞机刚升空，庞珍珍就开始晕机了，史东从上飞机开始就感觉这个女人脸色越来越差，常常出门的他当然明白这是因为什么。所以当庞珍珍一个忍不住呕了出来时，他及时地用呕吐袋接住了那喷射出来的东西。庞珍珍吐的时候，史东就一直轻抚着她的背，使她尽可能的舒服一些。等她吐完了，机舱里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儿，周围的人都不禁掩起了鼻。

庞珍珍从没遇到这样糗的事情，她觉得自己丢死人了。史东安慰她叫她别在意，又陪着她去了洗手间。庞珍珍收拾好自己出来时，座位已经被空姐整理得干干净净了。空气里飘着茉莉花的清香。坐下后，史东又体贴地递上了一杯矿泉水，庞珍珍的心在那一刻被撩动了。

对于庞珍珍来说，丽江之行是她第二次爱情之花的开始。她和罗嘉棋的爱情早就凋零了，所以她才起了去祭奠自己爱情的念头。庞珍珍一直是个浪漫的女人，罗嘉棋最初打动她的正是他身上无时无刻不散发出来的浪漫气息。大学时的罗嘉棋身上那浑然天成的忧郁味道，深深地打动了庞珍珍浪漫的少女情怀。她不由自主地想去接近他，想

要了解他所有的故事，而当她听说了罗嘉棋孤儿的身世时，这个贫穷却不失骨气的男人带给她更多的是深深的心疼。当她义无反顾地跟着他走时，她的心里涌上的是一种悲壮的幸福。

无法复制的悲伤1

赵小萌这两天忙得不可开交，除了赶稿还得往医院跑。不知道那个小男孩为什么能牵动她的心，反正她就是放不下那小孩。她甚至想过，如果找不到孩子的家人，等孩子出院她就接他到自己家里来。那男孩清秀的脸，还有那双眼睛，带着洞察一切的漠然，那么的冷，那么的绝望。那么小的一个孩子眼神里透露出来的竟然是一种绝望，这也许就是让赵小萌放不下的原因吧。

贺子建这段时间也忙得要命，一个人的日子过了五年，再怎么整洁也只是个单身男人的屋子。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给自己的女儿贺贝贝布置一个温馨的房间。对于十五岁的贝贝，他现在是一点儿也不了解，头疼之余，只能求助于赵小萌了。

“小萌，求你件事。”贺子建在网上碰到赵小萌。

“什么事？说吧，只要我能办到的。”小萌爽快地答应了。

“过段时间我女儿贝贝要回来跟我住，我不知道该怎么布置她的房间。她现在十五岁了，你应该比我懂得她们小女孩子喜欢些什么吧？”贺子建是真的没办法了。

“没问题。”这些小事还难不倒她。

那天下午，两人在超市里逛着，不到一个小时，贺子建推着的小车上已经堆满了东西。大至床单被罩，小到毛巾牙刷，赵小萌还在兴致勃勃地挑选着。是不是天底下所有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啊，看看赵小萌那兴奋的脸就知道了。

“贺子建，你来看看这个，好可爱哟。”贺子建转头一看差点没晕倒，赵小萌抱着一个毛茸茸的公仔熊兴奋地大叫。“小萌，我女儿已经十五岁了，算是个大姑娘了。”他好笑地说。

“十五岁又怎样啊？我都觉得可爱，想要买回家呢。”赵小萌抱着那个憨态可掬的熊娃娃舍不得撒手，看来还不是一般的喜欢了。

“要不，干脆我送你们一人一个得了。”看得出小萌是真喜欢那小熊，贺子建看着小萌脸上那难得出现的童真和快乐，他的心里涌上一丝柔柔的感觉，带给他一种说不出来的愉悦。

“好啊，说话算话。”赵小萌眼明手快地又抱起一个，拖着贺子建就向收银台跑去。贺子建拉着满车的东西，被赵小萌拽得踉踉跄跄。

“小萌，你怎么在这儿？这位是？”一个吃惊的高分贝的声音响起，正在嬉闹的两人愕然顿住了脚步。

赵小萌一看，原来是老妈，旁边站着的抱着一大堆打折商品的正是家里的老好人赵老爸。“爸，妈，你们怎么也在？”赵小萌心想，这下坏了。

“我们怎么不能在这儿？今天是打折的最后一天，我当然要拖着你老爸到这来抢购啦。你以为像你们那样花钱大手大脚的吗？我们这才是过日子。”完了完了，又开始她老人家的长篇大论了。赵小萌听得头都大了。

“对了，小萌，你还没介绍这位先生是谁呢？”赵妈笑嘻嘻地看着面前这位英俊的男人，嗯，感觉是有些成熟了点，不过现在男人年长些不是正好会关心体贴人吗？赵妈用丈母娘看女婿的眼神一直盯着贺子建，真是越看越喜欢。再一看，两人还手挽着手，购物车里是些什么啊？床单床罩，难道两人是要准备结婚或是同居了。

老天，遇到这样的老妈还真是中了大奖呢。这当下，她就这样笑眯眯地望着贺子建。看得贺子建心里直发毛，急急地对着赵小萌使眼色打暗号。赵小萌一下醒悟过来，这才注意到自己的手还挽在贺子建的手臂上面，连忙放下手：“妈，你怎么死瞪着人家不放啊，一点儿也不礼貌。他是贺子建，是我的好朋友。今天是我陪着他来帮他女儿选东西布置房间的。”赵小萌赶紧说清楚情况，她实在是害怕老妈误会，她那天生缠磨人的功夫任谁也要败在她手下的。

赵大妈一听心就凉了下来。虽然是非常想当丈母娘，可也不想自己的女儿一过门就得当后妈啊。“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们在这大庭

广众之下这样拉拉扯扯的干什么呢？小萌，你也不注意影响。”赵妈沉下脸就开始训人。

“老婆子，你又来了。他们是朋友帮个忙也没什么嘛。我们快回家去，你不是还赶着看那连续剧的结局吗？”还是赵老爸心肠好，赶紧出来打圆场，“小萌，这周末记得回家喝汤。我和你妈先走了。”说着朝着贺子建点点头，拖着自己的老伴走开了。

赵小萌吐了吐舌头：“这下周末回家有得烦了。”

贺子建有些理解地笑了，他早就从赵小萌嘴里听说过她老妈的事了，平常小萌的大多数牢骚话就是冲着这个爱管闲事并且最关心女儿的婚姻大事的老妈了。他故意恶作剧地对着小萌说：“这有什么关系，你就告诉她，我就是她的女婿嘛。”

“你要死啊？开这样的玩笑。”赵小萌想也不想就拿手里的熊娃娃狠狠地砸到了贺子建的头上，一想起老妈那张不眠不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嘴，赵小萌就要抓狂了。

贺子建求饶着闪开：“好啦，好啦，我是开玩笑的了。”心里却涌上一股说不清是失望还是什么样的滋味来，?快走吧，还得去家具店买床呢。”

无法复制的悲伤2

寻找孩子家人的电视广告早就已经播出了，却没有一点儿消息。种种的疑问困扰着大家，赵小萌对这个浑身充满着秘密的男孩子产生了好奇。所以，当医生说这男孩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时，她主动提出把男孩接回了家。她想要打开这个男孩心里的伤痛，凭着直觉，她觉得这里面一定有着很不同寻常的故事。

“小琳，你到我家里来一趟。我这里有个小男孩，他有些问题。”赵小萌把男孩接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赵小琳，她知道这小男孩最好还是让赵小琳来看看，毕竟她还算是个专业的心理医生。

“什么小孩子啊，你家里什么时候有个小男孩了？”赵小琳听得一头雾水，“你说清楚点。”

“在电话里怎么说得清楚啊？你来了不就知道了。”赵小萌真是佩服她这个姐姐，还是这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毛病。

赵小琳风风火火地赶到赵小萌家，一眼就看到那个小男孩。那男孩眼神里透露出来的东西，让学了多年心理学的赵小琳一下捕捉到敏锐的信息。这个男孩有着不同于他年龄的成熟和敏感。“小萌，这个男孩是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会在你家里呢？”

“这事说来话长了，我得慢慢地告诉你了。”赵小萌说着详细地介绍了这个男孩的情况。赵小萌一边讲述着男孩的情况，一边带着疼惜的目光注视着男孩。他还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抱着上次赵小萌和贺子建一起去超市里买回来的那个熊娃娃，这可是他这几天第一次感到有兴趣的事情了。难道这个熊娃娃对这个男孩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小琳，你看他现在手里抱着的那个熊娃娃。前几天我们给他买了好多玩具，他都不感兴趣，他竟然会喜欢玩这个熊娃娃。”赵小萌经过赵小琳的言传身教，观察人的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嗯，或许他对于熊娃娃有着很深的记忆。”赵小琳回过头来细细观察着男孩子说道。

史东这段时间都陷入一种迷茫中，连去风情酒吧的心情都没有。肖琳和陈西平约了他几次他都爽约了。对于赵小萌和贺子建这次救助小男孩的事情，他也是一概不知。他满脑子想的都是那夜的意乱情迷，想起那个妖娆却透露着清纯的女孩子。史东的少年时代也曾有过一段青涩美好的恋情。那个与他同样年纪的女孩子，春天午后的阳光伴随着他们第一次的慌乱和汗水永远留在了他的心里。后来那个叫小青的女孩不辞而别，让年少的他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从此发誓不再谈爱情，开始游戏人生只谈风月。

除了年少时那次纯真的情感外，这是史东十多年来第一次为女孩子心动。患得患失的情绪让他的性情大变。办公室里的人都小心翼翼的，生怕一个不小心惹到了他，使得他大发雷霆。这段时间他就像是一座火炮一样，一点就着。

这天在他再一次莫名其妙地发火之后，他开车来到了上次与赵小琳相遇的那个迪厅。迪厅里照样人声喧哗，音乐声的震荡使史东的心情更加烦乱。他坐在那天的位置上，要了一瓶啤酒慢慢地喝着。他朝四周巡望了一圈，失望地认定今天她没有来。这时一个女子扭动着腰端着杯酒媚笑着向他走来，“帅哥，今夜一个人不寂寞吗？”

史东没兴致地说：“走开，大爷今天没兴趣。”那女子悻悻地干了手中的酒，哼了一声转身就走，边走边嘟囔着：“本小姐还不稀罕呢，有张俊脸就了不起吗？”然后朝着下一个目标走去。

电话响起，史东打开盖接听，原来是赵小萌打来的：“史东，你小子这几天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好久都没看到你了。快来风情酒吧，我们大家都到了。”

“今天我有事，你们慢慢玩吧。”史东的回答显得有些有气无力的。

“你小子今天吃错药啦，连喝酒都叫不动你了。你是不是又在外面泡小妞啊？”赵小萌听到了那边吵闹的声音。

“真的有事，我就不过去了。”史东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他才不想过去被大家笑话呢。如果赵小萌知道他现在竟然会为了一个还不知道名字的女孩子烦恼的话，那还不会笑话他一辈子。

这边的赵小萌莫名其妙地收了线，“史东有些不对头。”这话她是对着陈西平和肖琳说的。“是啊，我们有好几天没见着史东了吧？还是上次在这里喝酒，他提前走了以后，就没见着他了。”肖琳若有所思地说。

“你们在谈谁啊？”赵小琳搀着小男孩的手走了过来，刚刚她是带小男孩上洗手间去了。

“你不认识的，本来说今天让你来见见我的这些朋友们的，结果有一个人故意装怪不来了。”赵小萌毫不在意地说。

无法复制的悲伤3

贺子建在成都的双流机场接到了女儿贺贝贝，当他看到女儿的第一眼就想落荒而逃。天啊，满身的嬉皮装扮，头发被漂染得五彩缤纷，顶着一头不知道是紫或是蓝或是绿甚至还有几缕红的头发，耳朵上钉着好多耳洞，挂着好多耳钉，一说话就摇头晃脑，没几句话贺子建就觉得晕了。

“贝贝，你怎么打扮成这样？你妈妈怎么也不管管你?”

“哼，她哪里有空来管我这些，她现在忙着做她的第三次新娘呢！”贝贝嘴里嚼着口香糖，满不在乎地说。

“她连新衣服都不给你买吗？你看看你穿成这样，这里一个洞那里一个眼的。”贺子建对于前妻姜枫的不满又升级了一些。

“老爸，你真老土哟，我这套衣服可是今年最流行的哦，美元都要一千多呢。”贺贝贝不禁嘲笑起她老爸的孤陋寡闻。

机场的行李员推着满车的东西走了过来：“先生，你好，这是这位小妹妹的行李。”说着拿出单子请贺子建签字。贺子建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堆得像山一样高的行李包，“贝贝，你怎么带这么多的东西回来？”

“我只用我自己喜欢的牌子的东西，其他的用不习惯。”贺贝贝挑起眉认真地说。

贺子建气恼地摇摇头，对这个女儿越发陌生起来，“走吧，贝贝，我们回家。”他们推着行李，来到停车场。

看到贺子建那辆三年前买的黑色桑塔纳2000，贺贝贝嘟起了小嘴，“这么破的车啊？还这么小，连我的行李都装不下了。”她对着正忙着往后尾厢塞行李的贺子建说道。

“贝贝，你老爸是没你老妈有钱，我现在有这车已经很不错了。你就将就着，我们先回家好吗？”还有几件行李怎么也装不下，只有拎到后排座里了。

坐进驾驶座，贺子建才发现女儿并没有上车，而是仍然站在车外戴着耳麦听着MP4里的音乐。“贝贝，快上车，我们回家。还要坐好几个小时的车呢？”

“我不坐，这么小，难受死啦。”贺贝贝任性地说，一边还摇头晃脑地跟着音乐的拍子扭动着身子。

“你……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贺子建一下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了。

贺子建花了半天工夫还打了越洋电话和姜枫扯皮了一通，在两边大人争吵加上威逼利诱下，好说歹说贺贝贝总算是坐进了那辆她口里连连声称又破又烂的车里。贺子建终于舒了一口气。没想到，五年时间就把自己的女儿变成了一个让他头疼不已的小魔女。贺贝贝在车子里摇头晃脑地哼着歌，对于自己离别五年的家乡没有一丁点儿向往，当初离开爸爸时那种伤心绝望，她已经淡忘了许多。心里那种深深的积怨使她无法走上前去拥抱自己的父亲，她用冷漠隔开了五年的思念。

贺子建开着车，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五年前分别的那一幕，姜枫一手拎着皮箱，一手拖着不住回头哭闹着的贝贝，就那样决然地离开了他们生活了十多年的家。贺子建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则在房间里晕倒在地。在那一刻，他与姜枫所有的美好回忆都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难言的伤痛与怨恨。母亲去世的那一瞬间，贺子建觉得自己也快要崩溃了，望着母亲那充满着期待的眼神渐渐失去光芒，他的心一片片撕裂开来。他拼命地拨打着姜枫的电话，希望能够接回女儿，而姜枫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原来她是跟着新婚的丈夫带着贝贝旅游去了。

“丁零……”电话铃声打断了贺子建的回忆。“接到贝贝了吗？我已经定了醉仙居的房间了，你们大概多久到？”赵小萌柔和的嗓音传来。贺子建心里一阵悸动：“小萌，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就到了。”他的声音哽在了喉咙里，往常的淡定自若突然间崩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依赖这个声音的主人。

“怎么啦？嗓子有些沙哑，是不是感冒了？”细心的赵小萌听出了不同。

“没有，小萌。我没事。你今天约了哪些人啊？”贺子建打岔道。

“史东、肖琳还有西平他们。你问问贝贝喜欢吃些什么，我好先安排。”

“没关系，你看着安排就行了。我到了再打电话给你吧。”贺子建回头看了看闭着眼睛听音乐的贝贝，他知道问了也是白问。

忘记不等于消失1

赵小萌打完最后一个电话，安排好晚上的事情后，她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地睡上一觉。昨夜赶稿熬了一通宵，看着镜子里那张充满疲惫的脸，连忙找出一张滋养的面膜敷在脸上。年龄已经不小了，如果再没有一张年轻润滑的脸，那就真到世界末日啦。

听着忧郁的音乐从音响里传来，房间里弥漫着刚点燃的檀香味。檀香淡淡地散发着清香，配合着音乐的曲调，正好可以让她的疲惫得到舒缓。闭着眼睛敷着面膜，赵小萌陶醉在这样闲散的生活里，感恩美好的一切。

一阵陌生的铃声响起，打消了赵小萌渐起的困意，这是一个不熟悉的号码，自己的手机早就分组设定了铃音。赵小萌不想起身去拿手机，她可不想使自己刚刚敷上的面膜因此而浪费掉。电话不依不饶地响着，断掉后又接着打来。是谁这样固执？赵小萌无奈地起身，顺手拉开了敷在脸上的面膜。“谁啊？”语气里少了平日里的温柔和礼貌。

“小萌，你还是这样啊？动不动就发脾气。”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却又似熟悉的嗓音。“我们有多久没见了，小萌？”

“你是？”赵小萌还没有从先前的困顿里完全清醒。

“你竟然忘了我？”电话里的声音传来：“明鹏，你不记得了吗？周明鹏。”

“周明鹏。”赵小萌的记忆一下泛滥开来：“你从什么鬼地方冒出来的？”她怎么会不记得呢，只是从来也不曾想到这个消失多年的名字，会突然穿越耳膜以这样的方式到来。

“我回来了，第一个想要见的人就是你——小萌。”周明鹏明显地感受到了赵小萌的吃惊，“我想你。”

“我不会见你。”赵小萌毅然挂断电话。

片刻，后门便被敲响了，这会儿有谁会来呢？赵小萌疑惑地拉开门，一大束洁白的马蹄莲突然出现，拿花的手向前一伸，“亲爱的小

萌，这是你最喜欢的花。”周明鹏带着笑的脸渐渐逼近，赵小萌骇得退后一步：“你怎么会知道我住的地方？”

“当然是我亲爱的赵妈妈啦，你难道忘记了，我可是她老人家以前最喜欢的准女婿哦。”周明鹏嬉皮笑脸地腻了过来，想要亲吻小萌。

“滚开，周明鹏你别太过分了。你以为还是十年前吗？”赵小萌觉得自己快要疯掉了。

看到赵小萌真的生气了，周明鹏收敛了玩世不恭的模样，正了正神说道：“小萌，你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向我父母打听你的消息吗？”

赵小萌沉默了。她想起了当年的往事，那些与周明鹏还有赵小琳在一起的往事，许多时候她都以为自己早已忘记了。有些记忆潜伏在身体的某个地方，却往往因一些不经意的东西而轻易地扩散开来。就如现在，面对面前站着的这个男人，那些记忆就随着空气扩散开来。

那年那场大雨，透过雨雾里那激情拥吻的两人，赵小萌当时在哪里呢？是丢掉了伞捂着嘴压制住要哭的声音转身跑开？还是冲上前去理直气壮地拉开那两个不要脸的人？赵小萌一直不太记得当时的场景，她甚至觉得那一幕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

从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周明鹏似乎就出现在了赵小萌的记忆里。童年的游戏里始终都有周明鹏的影子，他的耍赖、他的任性，还有他的恶作剧。记得小时候，他曾把毛毛虫装进赵小萌的书包，也曾在课间偷偷把她的小辫子缠在靠背椅上，使下课想要离座的赵小萌随着椅子倒地而发出尖叫，回过头却是那张使人恨得牙痒痒的脸。

忘记不等于消失2

赵小萌和周明鹏（因为连续留级了两年的缘故）同年升到初中的那一年，赵小萌遇到了姚敏儿。姚敏儿喜欢新潮，头发上绑着五颜六色的橡皮筋，七八条小辫子在脑袋上摇摇晃晃。脚上是当年最为流行的红色丁字皮鞋，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连衣裙。这连衣裙的样式也是市面上没见到过的。姚敏儿就那样一下子吸引住了全班所有人的目光。

高傲的姚敏儿谁也没有看，直接就走到了赵小萌身边，对周明鹏展颜一笑，“同学，我坐这个位子好吗？”赵小萌和周明鹏都愕然了。周明鹏看了姚敏儿一眼，满肚子准备发火的气突然降了下来，他默默地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坐到了后面一排的位置上。

姚敏儿就这样和赵小萌坐到了一起，一坐就是三年。

姚敏儿就以那天的高姿态闯入了赵小萌和周明鹏的生活，赵小萌天生的懦弱性格，使这段友谊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姚敏儿的手里，赵小萌所能做的就是接受，接受姚敏儿最初强传递过来的友谊和最后强传递过来的伤害。

进入青春期的周明鹏不再像以往那样想法子捉弄赵小萌了，突然间变得有礼貌起来。当他第一次带着从家里偷摘来的一朵皱巴巴快要枯萎的花儿，故作神秘地从书包里拿出来时，赵小萌第一个念头就是他又换了新捉弄自己的方式，赵小萌气急败坏地一把打掉他手里那朵脏兮兮看不出什么颜色的花，“周明鹏，你成天吃饱了没事干吗？我还有作业要做，你拖我过来就是看你这朵破花儿啊？”赵小萌看着那朵可怜的花儿，气得一脚狠狠地踢了过去，周明鹏哎呀一声痛得蹲了下去。

其实连赵小萌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她是气恼前一天姚敏儿以命令的口气让周明鹏帮她去偷摘学校刚开的玉兰花。而更可气的是，周明鹏竟然乖乖地去了，整个上午，从旁边座位上传来的花

香就那么一直刺痛着赵小萌。赵小萌也在那天生平第一次了解到原来心也是会痛的。

赵小萌跑了很远，见周明鹏没追上来，想想终于还是忍不住跑回去，周明鹏依然蹲在那里，脸上豆大的汗珠滴落下来。难道自己真的伤到他了吗？“周明鹏，你怎么啦？是不是受伤了？”第一次出手伤人，赵小萌有些担心地问。

“你这个笨女人，好心好意送你花，你竟然还敢踢我。”周明鹏咬牙切齿地说道，“你踢人的时候不晓得看准地方踢啊？”

“你，你这个臭鸡蛋，还敢骂我。我踢你又怎么啦？难道你还要让我踢你的时候先告诉你一声，好让你躲开吗？”赵小萌气得口不择言起来。一面却又担心他真出了什么问题，伏下身想上前去看看他被踢的地方，“踢到哪儿了，要不要紧啊？我看看。”

周明鹏急得直叫唤：“你滚开啦，我不要你看。”

赵小萌这才醒悟过来，原来周明鹏一直用手护住的竟然是那个地方。她一下羞红了脸，刚才只顾着踢他了，并没有注意踢到什么地方。已经是十四岁的大姑娘了，多多少少也懂得一些关于男女间的事情。虽然朦胧，却也晓得那个地方是男孩子的命根子踢不得的。

那阵疼痛劲过去后，周明鹏觉得好多了，他艰难地站起身，伸出手给赵小萌做了一个警告的手势，意思是今天的事情不许讲出去。其实对于这点倒是周明鹏多虑了，赵小萌怎么可能把这样羞人的事情说出去呢。

周明鹏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自己送花还会被踢，“我送你花，你不喜欢就明说嘛，干吗要踢我啊？”依然还是满脸的委屈。

“你还好意思说花？你送那破花来是什么意思啊？”赵小萌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了。

“花怎么啦？这是我昨天晚上偷偷从我老爸最心爱的盆栽里摘的呢！我怕我爸发现了，才用纸包好放进书包里的。本来早上就想要拿

给你的，结果你身边一直有姚敏儿，我一看她就讨厌，所以就没有给你。”周明鹏说得理直气壮。

“你还讨厌姚敏儿？那人家一句话，你就屁颠屁颠跑去摘什么玉兰花了。不怕被校工看见把你给逮到，罚你站在升旗台上吗？”打死赵小萌她也不会相信周明鹏会讨厌姚敏儿。

“是真的，我讨厌她那种指手画脚的样子。可是我是大男人嘛，总不能欺负她吧。”那段时间周明鹏的口头禅就是“我是大男人”。

“那你拿花出来也不晓得先看看吗？花在书包里放了这么久，当然应该变臭啦。”赵小萌真不明白周明鹏那脑袋里到底装了些什么？有时看起来是蛮聪明的，可是有时却又总是让人哭笑不得。

忘记不等于消失3

赵小萌与周明鹏谁也说不清楚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好起来的。赵小萌当然不会承认是从那次送花开始的，周明鹏却一口咬定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因为从那以后，周明鹏就天天在赵小萌耳边念叨着，并以此为借口光明正大地赖上赵小萌，还发誓要让赵小萌负责一生。

赵小萌一直担心自己真的弄伤了周明鹏，也就默认了周明鹏在自己面前耍赖泼皮的模样。这下周明鹏就更加嚣张了，常常是连作业都要赵小萌帮着完成。直到赵小萌上高一的时候，周明鹏顶替自己的父亲进了工厂，成了一名工人。

两人常常背着双方的家长，躲到角落里偷偷地亲热。赵小萌除了坚守最后一道防线，其余的阵地都被周明鹏用软硬兼施的方法慢慢地占领了。当了工人的周明鹏一心想要完全得到赵小萌，却被赵小萌的固执搞得冒火。赵小萌的姐姐赵小琳像一只敏锐的猎狗一样，像能闻到气味似的，每每在最关键的时候，总是会出现。周明鹏在恨得牙痒痒的同时，却又对赵小琳无可奈何。

赵小萌上高二，大她两岁的姐姐考上了大学离开家。周明鹏暗自窃喜，机会终于来了。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赵小萌和周明鹏终于跨越了青春的记忆，刻画上了成长的烙印。那个慌乱的下午留给赵小萌的并没有多少美好的记忆。她只清楚地知道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当年她并没有踢伤周明鹏；第二件事，是周明鹏骗了她，他一直哄她说不痛的，结果她却痛得难以忍受并且为此流血一周。

从那次之后，赵小萌足足一个月没有答理周明鹏。任他每夜在自己的窗前学狗叫猫叫，或是唱着那些曾经打动过赵小萌的情歌。赵小萌只要一想到自己那天所受的疼痛就不寒而栗。她觉得自己引以为傲的爱情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赵小萌为自己丢失的爱情和浪漫而哭泣。赵小萌除了满脑子的幻想以外，还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既然自己已经完全交给了他，那么就已经是他的人了。赵小萌在哀悼完

自己梦想中的浪漫爱情后，也就彻底地踏实地把心放在了周明鹏身上。

赵小萌一心想要考大学，但周明鹏却一直不愿意她离开自己。初中一起读书的姚敏儿中学毕业后就没再读书，两年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大专文凭，进了周明鹏他们机械工厂的直属机关办公室了，姚敏儿的老爸正是当年机械局的局长。

成了周明鹏顶头上司的姚敏儿以视察工作的名义在周明鹏身边转来转去，周明鹏假装没看见。他不是不清楚姚敏儿一直对他有着某种强烈的占有欲，可是仔细看姚敏儿，除了她那一身用名牌衣服还有化妆品包装起来的行头外，就她本人而言，实在是没有一点可以被称之为美丽的东西。当初的周明鹏还是贪恋着赵小萌美丽的面孔以及柔和的曲线，他常常赖在赵小萌的身上不起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怀念赵小萌身体的清香。这种独特的体香使他在多年后依然难以忘怀。赵小萌那青涩的果子被周明鹏用手抚摸得渐渐成熟挺立，傲然胸前。少女模样的女孩则凭空添上了一抹女人的妩媚。周明鹏越来越陷入这种情欲之中，他一天也不愿意离开赵小萌。

日子就这样平滑地度过，赵小萌一直都认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等着毕业后就与周明鹏结婚，然后生下孩子就这样过一生。大三的那年暑假，赵小萌到了外县实习。三个月的实习期很快就过去了，除了常常接到周明鹏报怨的电话或信件外，赵小萌觉得生活没有什么不同。原定的周六返家，因为实习提前结束而改在了周四。赵小萌没有打电话通知周明鹏，车子到站时，天空突然下起雨来。深秋的天气，雨一下起来，冷风也就跟着吹起来，赵小萌有些后悔没让周明鹏来接自己。

风雨里连个三轮车也没能租到，赵小萌背着行李艰难地向前走，远远就看见了家附近的那棵高大的黄桷树，赵小萌不禁加快了脚步，终于要到家了。秋风秋雨吹洒下来，黄桷树下又是一地的黄。那棵大树下面却有两个紧紧相拥的身子在激烈地旁若无人地亲吻着。这样的

天气，是浪漫还是找罪受呢？赵小萌在心里一阵暗笑，好奇地抬头细看，赵小萌愣住了。这两个拥吻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周明鹏和姚敏儿。

从手心流淌过的是时间1

醉仙居的忘情水包间里，因为开了暖气而显得春意盎然。肖琳一进门就脱下了身上那件银灰色的貂皮大衣，露出了穿在身上的那件今年流行的斜肩毛衣，黑色的毛衣上缀着些闪亮的银片，大半个雪白肩膀就这样裸露在了外面，配上她新烫的披肩大波浪长发，整个人显得更加妩媚迷人。

史东响亮地吹了一声口哨："肖姐，最近春风得意哦。你看这满面的桃花，是不是找到第二个美丽的春天了啊？"他的色眼一点也不正经地盯着肖琳乱转。

"去去去，少没正经。"肖琳嗔怪地瞪了史东一眼，伸手就想要拍下去。

史东机灵地一闪笑嘻嘻地说："肖姐，几天不见，你黯然销魂掌已经有七八成功力了哟。"一边伸手殷勤地接过了肖琳脱下的大衣和包，替她挂在衣架上，顺手拖过椅子，"肖姐，来这儿坐。"

"哼，我才不与你这臭小子坐一起呢，我要挨着小萌坐。"说着一屁股就坐在了赵小萌的旁边。平常活泼好动的赵小萌今天有些反常，坐在那里闷着一直没说话。史东与肖琳打情骂俏地嬉戏了半天，她一句话也没有说。

"小萌，你今天怎么啦？"发现了小萌的不对劲，肖琳用手在小萌的眼前晃了晃，"不会是生病了吧？喂，喂，小萌，你在干吗？"

赵小萌从沉思中惊醒过来，才发现史东和肖琳都到了。"哦，你们都到了啊。"

史东若有所思地盯着赵小萌满脸的好奇："我都来了好大一会儿了，肖姐也不是刚到。你真没注意到我们来了吗？"

"哦。"赵小萌有些浑身不自在，"对不起，我刚才在想事情，没注意到你们来了。"她摇了摇头，努力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起来，"怎么？他们都还没到吗？史东，你打电话去催催。"

史东答应着走到包间外边去打电话了，肖琳悄悄地看了看赵小萌，关切地问道："小萌，有什么事吗？"

"没事，只是昨晚没睡好，头有些痛。"赵小萌掩饰地揉了揉自己的额头。

赵小萌有长期头痛的症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肖琳也就不疑有他了。肖琳关心地问道："要不要紧啊，吃过药没有？"

"来的时候吃过了，没关系的。"对于肖琳的关心赵小萌有些愧疚。可是因为天生性格如此加上曾有过的伤痛，她早就习惯了隐藏自己的心事。

"哈哈，今天的天气可真是冷哟。"陈西平的大嗓门在包间门口响起，他的老家是北方，虽然来了四川这么多年，口音里依然带着些北方的味儿。他和史东亲亲热热勾肩搭背地走进来，一进来就嚷嚷着："进来暖和多了，今年的冬天可真是够冷的了。外面都在下着雨雪了。"说着就脱下自己那件有些湿润的大衣，随手就扔在了桌子边上。

"你这人怎么老是这样记不住啊，到处乱扔东西。"肖琳站起来，拿起衣服就顺手挂在了衣架上。一点儿也没注意到自己口里的语气和现在的动作有多么暧昧，还不住用眼睛狠狠地瞪了陈西平一下。一整个下午陈西平都窝在肖琳那张温暖的大床上与肖琳缠绵。可是却在将要出门的时候，陈西平开口提出两人还是分开走的好。气得肖琳打上出租车就走，连陈西平追赶上来放进车里的车钱也给扔了出去。

陈西平心知肚明地挠了挠头："嘿嘿，就这么点坏习惯，还被你们看出来了。"

史东和赵小萌都听得一愣，这似乎有些什么不同了。两个人不由得交换起眼神来，带着审视的目光在他们两人身上转来转去。

过了半晌，史东首先发难："陈西平，你跟我们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和肖琳怎么怎么啦？"

"什么怎么怎么啦？"陈西平装傻充愣一本正经地反问。

“你敢破坏我们这里的规矩？”史东假意地伸出拳头就要揍陈西平，“还不老实交代？还想瞒过我们的火眼金睛啊？”

从手心流淌过的是时间2

赵小萌有些好笑地看着这一幕，她也没有想到这两人会搞在一起。旁边的肖琳又是着急又不好开口解释，心里却是希望自己与陈西平的事能在大家面前公开。这或许就是女人与男人的本质不同吧，男人在还没有得到一个女人的时候，总是喜欢大张旗鼓地到处宣扬。可是在两人关系稳定后，却又想藏着掖着了，至于为什么想要藏着掖着，心里打着的是什么算盘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女人则刚好相反，关系不明时总是不会承认与男人的一切。而当感情稳定下来后，就渴望着所有的朋友都能够知道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了。

“我求饶，我错了，我认罚行不行啊？”被史东追得东躲西藏的陈西平只得认命。他刚加入这个圈子时，就被赵小萌和史东严正地警告了一番，了解了这个圈子里的明文约定和它的严惩办法。

“单单是认罚吗？一会儿还得老实交代你们之间的问题。是谁先犯错，犯错经过要写一份详细的报告出来，经由我们全体通过后，你们才算是过了关哈。”赵小萌的兴致也起来了，她嚷嚷着：“还有肖琳，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人一起受罚。”

“是谁要受罚啊？”门呼地一下被推开，贺子建带着笑意走了进来，一边还回过头去，拉着仍在低头玩游戏的女儿，“贝贝，快进来。见过几位叔叔阿姨。”

贺贝贝任由自己的老爸把自己拖进了包间，在她的心里，和这么一群老年人吃饭，是这世界上最没趣的一件事。

“贝贝快叫人。”贺子建催促着女儿。包间里的人都安静下来，所有的人都好奇地盯着眼前这位穿着新奇特别的少女。贺贝贝的嘴里嚼着口香糖，两只眼睛依然盯着手里的游戏机，嘟嘟囔囔了一声：“叔叔阿姨好。”

贺子建有些不好意思地对着大家笑了笑：“这孩子现在有些认生了。”

“没关系，快坐下来吧。一会儿寻想想和周杰、程峰马上就到。”赵小萌体贴地说，她在安排晚上这顿饭时就想到了这点，一个十五岁刚从国外回来的女孩子，是不会喜欢和他们这些人在一起的。这叫有代沟。有代沟，赵小萌自嘲地笑笑，自己真的是老了。

贺贝贝坐到椅子上，一点儿也没抬头看看大家的意思，埋头打着她的游戏，跟随着耳朵里MP4里的音乐摇晃着脑袋和身体，嘴里还是嚼着口香糖。她那身怪异的装扮在众人的眼里各有不同。赵小萌和史东觉得好玩，而陈西平和肖琳则有些不可思议的感觉。

砰的一声，门被大大地撞开。寻想想一阵风似的进来，“我得先看看这个小妹妹漂不漂亮哦。”后进来的是程峰和周杰。程峰的阳光和周杰的颓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个男孩子都长得高大帅气，只是各自脸上的表情不同。

寻想想挨着贺贝贝坐了下来：“你是贝贝吧？”说着伸出了手。贺贝贝本来不想抬头理她，可是却看见了寻想想手腕上那五六串色彩斑斓的珠链，还有戴在食指上的那个大大的鬼脸指环。于是她抬起了头，就看到了面前带着满脸笑容且一定没有超过二十岁模样的寻想想。

寻想想身穿一件白色高腰的羽绒衣，下面穿着一条低腰的水磨蓝紧身牛仔裤，红色高筒靴的鞋跟尖而高，衬得她本来高挑的身材更加修长。脱下羽绒服，里面竟然只是一件薄薄的粉色T恤衫，低腰裤遮不住纤细洁白的肌肤，露出了大半个小蛮腰，说不出的性感与青春。脸上没有一点脂粉，依然保持着天然的细嫩光滑。

贺贝贝终究还是个小女孩，她的喜怒哀乐都表现在脸上，接受和排斥也都写在了脸上。程峰与周杰也向贺贝贝伸出了手。周杰那身颓唐的服饰和说不出来的味道使贺贝贝有着自然的亲近。哇，没想到在这里也能遇到这么有味道的男孩子。她扔下手里的游戏机，起身一把就抱住了周杰，“你也喜欢朋克吗？你的打扮好帅气哟。”

国外回来的贺贝贝自然用她习惯的方式拥抱着自己喜欢的朋友，而桌子边上的几位年龄大的人则看得目瞪口呆，这个小女孩真是厉害。史东吹了声口哨："贺子建，你的女儿总算不像你。她还没回来时我还担心呢，担心她与你一样成了老古董。"

"姐姐，你也好漂亮哦。"贺贝贝转身又抱住了寻想想。

"我呢？"程峰故作受伤样。

从手心流淌过的是时间3

“哥哥也很帅哦。”程峰的阳光帅气也使贺贝贝开心起来，接着就要扑过去抱程峰。吓得程峰赶紧往后跳。这下全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屋子里另外几个人的失落感觉稍稍减轻了些。

服务员礼貌地敲门进来：“请问现在可以上菜了吗？”

“可以了，请上快些，我们都有点饿了。另外给我们拿点酒和饮料来。”贺子建转头问女儿，“贝贝，你喝什么饮料？”

“我喝可乐就是了。”贝贝现在很配合，一点也没有最初的反叛。

“今天大家高兴喝点白酒好吗？”贺子建小心翼翼地看了看赵小萌。他知道小萌上次胃出血后就一直不敢喝白酒，“女士们还是喝啤酒或是红酒好了。”

“不用，今天大家难得这样高兴，都喝点白的吧？”赵小萌不想因为自己扫了大家的兴。

“好，那就来瓶白的。”陈西平也随声附和。

菜酒饮料都上来了，贺贝贝看着久违的热气腾腾的中国菜，高呼一声万岁，就拿起筷子开始冲锋了。大家都好笑地看着她，这时的贺贝贝身上才有了小女孩本来的天真。寻想想一边给贝贝夹菜，一边对她说：“贝贝，慢点儿吃。以后姐姐带你去吃更好吃的。”

大家都举起了杯：“来，为了贝贝回家！”七八只酒杯砰地碰到了一起。随着菜越上越多，桌子上的气氛也越来越热烈，不一会儿也就分成了两堆。以贺子建和她的女儿为分割线，自然地也就分成了年少派和年老派了。

贺子建继续着进门时的问题，想要知道原因。而贺贝贝则与寻想想和程峰谈得眉飞色舞。只有周杰显得与这一切格格不入，他似乎哪一派也插不上嘴。其实周杰并不大，也就二十五左右，只是他的内心早已沧桑。他羡慕寻想想和程峰的纯洁天真，喜欢贝贝的天真可爱，欣赏着赵小萌和史东的大气潇洒，贺子建的淡定自若也是他学习的目

标。可是他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看着满屋子的欢声笑语温暖如春，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个局外人，他的内心早就封结成了冰。兜里的电话振动起来，他拿起电话，看到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号码，内心想要抗拒着不接却又不能不屈服于电话那头的人。

周杰叹了口气，把本想按关机键的手指换成了接听键，不想在这样的气氛下接听这个电话，他起身走到包间外。

“什么事？不是叫你没事不要打电话来吗？”周杰没好气地说。

“杰，你现在在哪里？”一个腻味得肉麻的声音，“我好想你哦，杰，你今晚一定要来，我等你。”

“我，我今天……”周杰想找个理由拒绝。

“不行，杰，我就要今天。你今天必须来。”电话里的声音变得强硬起来，“你别忘记了，我们之间是有合约的。”

周杰努力咽下了内心的厌恶：“我没忘，我下班就过来。”周杰一脸的痛苦。

“这才是我的好宝贝嘛。好的，我等你。亲个。”那头的声音心满意足地挂掉了电话。

周杰一气把电话啪地扔在了地上。电话裂开了，电池也掉了出来。他捧着头慢慢地蹲了下去，从内心深处发出狼一般低沉的号叫。

包间里的欢宴已经开始白热化起来，史东最先朝着陈西平和肖琳发难。肖琳本来不胜酒力，因为担心陈西平喝多，许多时候也就抢过陈西平本来打算要代喝的酒杯了。两人这样的互帮互助则更让史东找到了喝酒的理由与借口。

赵小萌因为前不久的胃出血不怎么敢碰白酒，一直是左一小口右一小口地喝，看到史东在闹酒，不禁兴致勃勃地也要加入进来，这下他们二比二开始喝了起来。史东说：“小萌，别怕他们。就算他们是真情人也不一定喝得过我们这对假情人。”说着给他们每个人倒了一大杯酒。

贺子建刚开始还一直在边上微笑着看他们闹酒，现在看到小萌也掺和进来，他知道小萌身体不好不能喝白酒，就有些担心地看着小萌。赵小萌感受到了贺子建关怀的目光，回头笑了笑，“我没事，今天开心呵。”

贺子建不再阻拦，眼里却有着更深的担心。他太了解赵小萌了，他感觉小萌今天一定有什么心事，只是他不会把这种担心表露出来，只能把它深藏在心底。

四只酒杯响亮地碰到一起，赵小萌一口气喝下了杯中酒：“把酒都干掉，肖琳快点喝了。”

肖琳看着自己手里的酒，跺了跺脚心一横就要往嘴里倒。“算了，还是我帮你喝吧。”喝完了自己杯中酒的陈西平顺手就拿过了那杯酒，在大家都还来不及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酒已经下了肚。

全场一片哗然。“陈西平，你简直是我们男人的羞耻。”史东愤愤不平地坐了下来。

赵小萌拍了拍史东：“小子，你就认命吧。等你也带个甜心宝贝来，你就知道这是件多么光荣的事了。”

被这边的喧闹惊动的年少派也闹了起来，原来是贺贝贝正在给寻想想和程峰讲自己在美国的初恋。寻想想也算是前卫了，可是没有想到贺贝贝竟然在十三岁就开始了自己的初恋，而且那男孩子家里竟然没有反对。这或许就是国外与国内的区别吧。

“什么？你十三岁就和他？”寻想想大叫起来。贺贝贝吓得赶紧捂住她的嘴，“你小声点，我老爸听见可不得了。”

贺贝贝可是领教过她那思想新潮前卫的老妈对她恋爱的态度了，原本以为老妈可以像皮特的父母一样开明，没想到她老妈竟然大惊小怪闹到了学校，害得她的初恋就这样夭折了。

从手心流淌过的是时间4

程峰虽然有二十一岁了，可是却还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听着寻想想和贺贝贝那些大胆的对话，他的脸就像煮熟的龙虾一样红。

“想想姐，你放心啦，我才不会那么傻呢。皮特当然想和我怎么样啦，我可是有自己的底线的，我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爱他，只是有点喜欢他罢了。不过我喜欢和他接吻，他的技术棒极了。”贺贝贝想想就觉得甜蜜。

寻想想听得倒抽一口冷气，“天！现在的小孩儿哟。”自己读初中时收到一封情书心就会怦怦乱跳，害怕被老师和家长发现了。原以为自己是问题少女，惹得老师和父母麻烦一大堆，现在看来自己当初也还算是乖乖女嘛。

赵小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变得感性起来。她心里念着赵小萌曾经写过的一些句子，有些怏怏失意。青春就这样飞逝而过，三十岁则不可避免地来到了。

赵小琳呀赵小琳，无论你是甘心认命还是不情不愿，时间伴随着年龄不可避免地来到。如果说一个女人到了三十岁生日，而这个女人竟然还没有结婚，甚至没有可以预期的结婚对象。那么，这个生日是可想而知的凄凉加上悲伤了。更何况还有一个整天在家里絮絮叨叨恨不得你明天就出嫁的老妈。

“小琳啊，最近在忙些什么呢？好几天都没看见你了。”赵妈想趁着这东风顺便把大女儿给解决掉。

“妈啊。”赵小琳一接到老妈的电话就头痛，“最近要写论文，加上中心的工作也挺忙的。所以没时间回家了。哦，对了，小萌前天带回家的那个小男孩怎么样啊？乖不乖？听不听话？”转移老妈的注意力是赵小琳的强项。

“你说那个小乖乖啊？除了不怎么爱说话，其他都还好。你的生日快到了，你准备怎么过啊？”赵妈这次可不会上当了。

“过什么生日啊，我不过。”赵小琳想起再过几天就满三十岁心里就一阵寒。

“我才不管你过不过呢，反正你生日那天一定要回家过。我都请好客人了。”

“什么？你还请了客人。妈，你怎么能这样呢？”赵小琳一听就恼火。

“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客人，你记得李阿姨吧？就是妈妈以前单位那个李阿姨。前天在街上碰到她，她正和她儿子一起逛街呢。你不知道，她儿子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长得是一表人才，学问好又有出息，这孩子看起来还蛮老实的。”赵妈这滔滔不绝的口才可是每天与三姑六婆们在院子里聊天练出来的。

“停停停，老妈，我早就说过了你不要搞这些事了。你怎么又来这套了啊？”又是相亲，天啊，神啊，救救我吧！

“这事已经说定了，我不管。你到时一定要提前回来，不然我就叫你爸直接到你单位把你押回家。”赵妈早就想到小琳会这样。

“别逼我，不然我就永远不回家了。”赵小琳这次也是铁了心。

听见大女儿这次真动了怒，老妈急忙换了口气：“小琳，你是不是要气死你妈啊？可怜我怀胎十月把你生下来，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你拉扯大，结果你就是这么来报答我的养育之恩啊？”硬的不行。我来软的还不成吗。

“行了，行了，你千万别忆苦思甜了。我回来还不成吗？”赵小琳最怕就是老妈发嗲。

“那好，说定了哈。”赵妈满意地收了线。得意地看了看在一旁又是摇头又是叹气的赵爸，“哼，怎么样？姜还是老的辣吧。”

“你呀，唉！”赵老爸无可奈何地收起正在看的报纸回到自己的房间。

当赵小萌他们正在醉仙居把酒言欢时，赵小琳却满脸郁闷地走在大街上。冬雨夹带着雪花飘落下来，凛冽的风吹打在她的脸上有些刺

痛，手和脚都有些麻木了，拿起电话给赵小萌拨了过去，电话响了很久才传来赵小萌那醉意浓浓口齿不清的声音："小琳啊，你在哪里？我们这里快结束了，你一会儿直接到风情酒吧来吧。"

赵小琳还来不及说话，电话就被挂掉了。不想和喝醉了的人计较，赵小琳转身朝着风情酒吧的方向走去。今夜这样的心情，她实在不想一个人待着，或许在人堆里不会感到那么寂寞了。

醉仙居的欢聚要结束了，意犹未尽的史东吵闹着要陈西平请客去风情酒吧。寻想想和程峰都要赶去酒吧上班，这时大家才发现周杰这小子已经不见了。肖琳懒懒地歪倒在陈西平身上，带着些幸福小女人般迷醉的笑。贺子建拉着女儿对大家说："我先带贝贝回家，贝贝的时差还没倒过来呢。"

贺子建发动汽车，回头看了一眼在车边仍与史东打嘴仗的赵小萌，习惯性地叮嘱："小萌，你一会儿少喝点酒。我把贝贝安顿好了就过来。"

"爸爸，你喜欢这个赵阿姨？"贺贝贝一脸的好奇。

"小孩子，别瞎说。没有的事。"贺子建没想到女儿会问得这样直接。

"哼，我才不是小孩子呢，我早就看出来了。"贝贝嘟着嘴说，"其实你就是喜欢也没什么嘛，真不了解你们这些大人，明明是喜欢，还要假装什么都没有。"

"好了，别说这个了。"被女儿说中心事，贺子建觉得有点难为情，"贝贝，等你休息好了，爸爸好好地陪你玩玩。五年没见过爸爸了，你想爸爸吗？"

"想，也不想。"贝贝又恢复到白天的冷淡了。

"为什么呢？"贺子建觉得有些奇怪。

"我想你有用吗？"贝贝的眼眶有些红了，她怎么能不想念自己的爸爸呢，但妈妈却一下子把自己带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连语言都不通。

从你的身体里跑过1

一大伙人闹哄哄地冲进风情酒吧时，风情酒吧已经是高朋满座。周杰在吧台上调着酒，程峰和寻想想看到大家都忙得脚不沾地，急急地也去换了衣服工作起来。赵小萌、史东和陈西平、肖琳进了他们以前常去的小包间。这个房间虽然小点，可也布置得很温馨。贺子建很少往这房间安排人，所以没有平常那些酒吧包间里惯有的酒味烟味以及呕吐后的余味。淡淡的茉莉香扑面而来，使得四人的醉意减轻了不少。

寻想想体贴地送进来热茶和热毛巾，赵小萌洗了把脸感觉好多了。她告诉寻想想："想想，一会儿赵小琳来了，你带她到这儿来。"

赵小琳上次来风情酒吧的时候，大家都见过面了，也习惯了她两姐妹这样互喊姓名。"好的，我先去忙。"

"赵小琳是谁啊？"好奇宝宝史东问。

"赵小琳是小萌的姐姐啊，你不是见过吗？上次也是在这里。"陈西平一脸的不解，他忘记了史东上次没到，两人并没有见过面。

"没有啊，我怎么没印象啊？我一般只对美女以上级别的才有注意力的嘛。"史东话音刚落，左右两边就同时受到攻击。不用说，一定是赵小萌和肖琳了。

"想死啊？敢这样说我姐。"赵小萌可不喜欢别人乱评论自己的姐姐。

"小萌算了，他上次不是说有事没来吗，所以他没有见到小琳。"肖琳一边打圆场，一边狠狠地瞪了史东一眼，提醒他待会儿要小心说话。

史东讨了个没趣，讪讪地打岔说："我去叫他们送点酒来，不然今天可便宜老陈了。"

肖琳拉起赵小萌："小萌，陪我去洗手间。"今天一晚上两人都还没机会单独在一起说过话，她知道赵小萌一定有很多话想问她。

“好的。”小萌懒懒地起身，“老陈，一会儿我老姐来了记得照顾一下啊。她喝不了多少酒的，不许史东那小子灌她酒。”

“放心吧，有我在。”陈西平拍着胸口，“保证吗事没有。”晕，喝了酒南腔北调都整起来了。

小萌知道肖琳是想找自己谈她和陈西平的事情，而自己也正好想要给肖琳一个提醒。毕竟大家都是好朋友，她不想肖琳再一次受到感情上的伤害。

两人并没有去洗手间，而是来到了贺子建那间小小的办公室。说是办公室还真有点牵强，因为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甚至还有些被褥之类的东西。

史东走到吧台吩咐周杰让程峰送来一打纯生啤酒，另外还点了一些小吃。刚才吃饭的时候他光顾着和陈西平拼酒去了，结果肚子里现在还在唱空城计呢。

嘱咐好后史东正要回到包间，眼睛的余光却被什么给吸引住了。他急忙一转身，只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闪进了走廊里的某个包间。太快了，史东没有看到那身影进了什么包间，于是急急地拉住了正忙着送酒的程峰：“程峰，快，快帮东哥一个忙。”

“什么事啊？东哥，等我把这酒给你们送进去再说好吗？”程峰手里端着的正是史东刚要的酒。

“不用，你先放在吧台，一会儿谁有空再送去。你帮我悄悄地进有客人的包间里去看看，有没有一个穿着蓝色长大衣的女孩子在里面。”史东影影绰绰地看见好像是件天蓝色的长大衣。“记住，是天蓝色的长大衣。”

程峰笑了笑，这史东的风流劲可是他刚来风情酒吧就知道的事情。可是这样急切地找人还是第一次。

转身把酒递给另一个服务生，“这是小萌姐他们包间的酒，你先送去吧。”然后对着史东一笑，就向里走去。史东的心开始怦怦跳起来，

真的是她吗？史东焦虑地等待着，心里全被那个天蓝色的影子填满了。

看着程峰一间间地打开包间，又客客气气地点头哈腰地退出来。史东的心跌落到谷底，难道真的是自己看错了吗？不会的，一定不会的。“东哥，我看了，真的没有你说的那位小姐。”程峰看着史东有些无奈地说。

“我不信，绝对在里面。我自己去找。”史东说完就要直冲进去。

“别别别，东哥，你这可是让我难做了。如果建哥知道了，还不得马上炒我鱿鱼吗？”程峰急得一把拉住史东，死死地抱住他。

“我看着她进去了，难道会飞了不成？”史东面红耳赤跺脚猛挣扎。

从你的身体里跑过2

“东哥，算我求你啦。”程峰可不能放手，死命地抱着史东就往他们那个小包间里拖，心想只要拖进去了就没事了。自己治不了他，小萌姐和肖姐可多的是法子收拾他。

史东晚上喝多了些酒，就算是有力气也使不上来。被程峰拖着就回到了包间门口，正好遇到回来的肖琳。“程峰，这是怎么回事？”眼尖的肖琳一下就看到了。

“哎哟，我的肖姐，你们终于来了。我快拖不动我东哥了。”程峰见到救星来了，高兴极了。

“怎么回事？史东这小子又发酒疯吗？”肖琳皱着眉头问道。

“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先叫我帮他去别的包间找人。我说没有，他一定要自己去看。这不，我只有把他拖回来了。”程峰累得气喘吁吁，半天才说完话。

“你这小子，三天不挨打就要上房揭瓦了。”肖琳一边说着，一边拎起史东的耳朵，“走，滚进去，看今晚怎么收拾你。”

程峰笑笑就推开了包间的门，而史东埋着头正在大叫：“肖姐，你老人家手轻点。有点过了哈，小心我向你家陈西平告状。”

肖琳和程峰相视一笑，同时松手，啪的一声，史东就扑通一下跌倒在地了。“你们，哎哟，摔死我啦。”史东气得大叫，跳起来就要大骂。

但他突然怔住了，寻觅这么久的佳人竟然出现在面前。这不是在做梦吧？嘴里刚准备出口的三字经给硬咽了回去，他泄气地坐到沙发上，“小子，一会儿再收拾你。”他指着程峰龇牙咧嘴恨恨地说。

眼睛不由得望过去，真的是她。上帝，这是怎么回事呢？“你……”史东说不出话来。

“怎么啦，看见美女就变哑巴了？”陈西平看着史东的呆样就想笑，“你还不认识吧？我帮你们介绍，史东，这是小萌的姐姐，赵小

琳。”

史东一下站起来，却碰到了面前的酒瓶，酒瓶一下落到地上摔成了碎片。史东慌里慌张想要去扶酒瓶却脚下一滑没站稳扑向正前方。这下可好，酒杯酒瓶全稀里哗啦往下掉，而整个身子没收住的史东正好一下跌撞到了赵小琳的怀里。

那熟悉的幽香传来，史东一阵眩晕。他一下忘记了现在是怎样的状况，觉得这个温暖的怀抱正是自己渴求许久的，直到重重的一记拳头敲在自己的头上，他才仓促地起身。傻帽儿似的看着面前绯红着脸的赵小琳。赵小萌在边上指着他鼻子大声地说些什么，他一句也没听清楚。

赵小琳根本没想到会这样与史东再次相遇，而且还以这样夸张的方式见面。史东刚进门她就看见了他。她也来不及多想，史东就不偏不倚地撞进她怀里，使得她又羞又怒，拼命想要推开却推不开那头自我陶醉的猪。如果不是赵小萌及时进来狠狠地敲了史东脑袋一下，那色猪还不知道要起身呢。

赵小琳羞红了脸，赵小萌看着这满屋子的零乱，憋了一下午的怨气来了一个总爆发：“史东，你疯了啊，这是我姐。你平常怎么爱乱开玩笑我不管，不过你要是心里敢有一丁点儿想打我姐的主意你就死定了。”赵小萌平常还会给史东留些颜面，但是现在她却顾不了这么多了。史东正好撞在赵小萌冒火的枪口上。

史东被赵小萌一阵机关枪一样的抢白，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小萌，我可没怎么啊？”

“你还没怎么？人都倒进怀里了，你还想要怎样才算啊？”赵小萌一听更是来气。

“小萌，你消消气。你进来晚没看见，史东真不是故意的，是地上有酒他脚滑了一下。”陈西平忙着在一旁打圆场。顺手拉了拉肖琳，让肖琳出面给赵小萌解释一下。

肖琳无奈地看了看陈西平，悄悄摇了摇头。赵小萌刚才还在为自己的事情生气，现在去帮着说话不是送上门找不自在吗?

赵小琳拉了拉赵小萌："小萌，你先坐下。真的没事。是他不小心摔倒了。"赵小萌气鼓鼓地坐下来："哼，不小心滑倒了？你下次给我小心点。"说着还朝着史东挥了挥拳头。

"好了，这下没事了。我去叫程峰另外送酒过来。"陈西平总算是放下心来，忙着按下服务铃。

"陈哥，需要什么吗？"程峰进来看到满屋子的零乱，吓了一大跳，"怎么？刚才世界大战了吗？"

"没事没事，程峰你找人把这收拾一下，重新给我们上酒来。算了，今天不喝啤酒了，给我们上两瓶好点的红酒吧。"陈西平豪爽地说。

"好咧，各位稍等。"程峰笑着得令而去。

不一会儿，房间里就又收拾整洁了，红酒也上来了。陈西平端起面前的酒，"来，大家都别发呆了，喝酒吧。"说完一饮而尽。

赵小萌闹了几句也就平静下来，她也知道自己刚才发的火有些莫名其妙。于是也就端起酒杯喝了下去。肖琳见赵小萌喝了她也端起酒杯干了。只有史东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只是傻愣着望着赵小琳，而眼神里面的一切胜过千言万语。

赵小琳低着头，不敢看史东咄咄逼人的眼神，心绷得紧紧的，生怕史东说出什么?中听的话来。一急也就端起面前的酒一口喝了下去，史东也端起杯："今天第一次看到赵小姐，就差点惹了大祸，这杯酒史东就算是向你们赵家两姐妹赔礼了。"说罢，也干了手里的酒。

从你的身体里跑过3

“行了，大家都是朋友，刚才都是误会嘛。杯酒释恩仇。喝一杯就好了哈。”陈西平赶紧拉着史东，要他单独敬赵小琳。

赵小琳听到史东这样说话，心里很是感激，她确实不想被小萌知道这件事，毕竟这在她来说是自己一生中做过的最出格的事情了。不只是赵小萌不会相信，连她自己都不明白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般大胆的事来。

史东的心里是暗自欢欣雀跃的。他知道自己决不会再放掉眼前这位可人儿，他贪婪地看着赵小琳把酒喝下时飞溅在脸上那抹熟悉的嫣红，那眼波里流转着的娇羞，望着那一潭深深醉人的眼睛，一直望进去一直望进去，他宁可在这眼睛里长醉不醒。

赵小萌还独自沉浸在自己的心事里，旁边刚刚开始热恋的两个人已经迫不及待地相拥在了一起，旁若无人地亲热着。赵小琳心里说不出是喜还是悲，除了一杯一杯不停地与史东喝下去，她无法找出任何可以说出的话来。

气氛变得很是怪异，这样的氛围下，聚会也就失去它本来的意义。大家都觉得有些兴致索然了。“散了吧？”赵小萌最早提出来。

“也好，那就散了。”肖琳也有些迫不及待想回家了，她的身体及心都被陈西平撩拨得无法自制了。

史东当然跟着说好，看着赵小琳这样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他都快要心疼死了。可是却不敢说出一句表示关心的话来。陈西平去吧台结账后问：“我们怎么走？史东你送她们吗？”

“行啊。”史东答应得爽快。

“不用他送，还是你送我们吧。”赵小萌想都不想就断了史东的念头。

“这……”陈西平无奈地回头看了看史东。

“没事，反正我与你们不顺路，你就代劳吧。”史东心里恨得牙痒痒，表面上却又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心想，以为这样就能把我丢掉吗？想得美，我才不会这么傻呢。

坐进陈西平的车后，赵小琳说：“小萌我回学校去，明天还有课。”本来赵小萌是想让赵小琳去自己家住的，见姐姐这样说，也就不好说什么了。“那就先送我吧。姐，你回学校小心点，注意安全。”

“我没事，我们学校里还能出什么事啊。”赵小琳安慰着赵小萌说。心里却想着史东，她心里有些害怕却又有些期盼。

从温暖的车里下来的赵小琳觉得有些寒意，搓搓冰凉的手，哈了一口热气。她转身向校门走去，突然一辆车杀气腾腾地停在赵小琳面前，紧接着车门被打开：“赵小琳，你上来。”

赵小琳骇然地说：“今天太晚了，改天吧？”赵小琳心里有些害怕，身子也不由得向后退缩着。

“你敢走。你又想像那天早上那样抛下我一个人吗？”史东怒气冲冲地下了车理直气壮地说着，一把拉住了正想逃开的赵小琳。

“不是的，我那天是要去上班……”赵小琳仓皇之间找了一个最不是理由的理由来。

“不许找借口，我找你找得好苦，我想你也想得好苦。”史东望着那双无邪清纯的眼睛，觉得自己又要迷醉在那潭深邃里了，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沿着眼睛眉毛一路吻着，最后停驻在那双颤抖着的冰凉的唇上。他满足地叹了一口气，“小琳，我好想你。”

赵小琳被动接受着史东的吻，当那句“我好想你”从史东嘴里呢喃出来时，她不由得张开嘴，接受了史东炽烈的想念。

史东拥吻着赵小琳，把她带进车里。

“不，我要回……”赵小琳一句话还没说完，嘴又被堵住说不出话来。

“你今天不能走，你今天是我的，以后也是我的。”史东发动了车子，一只手还紧紧地缠绕在赵小琳的腰上，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

坐进史东的车子，赵小琳彻底放弃了内心的挣扎。史东的手紧紧地拽着她的手，生怕她跑了似的。她低下头来轻轻地笑了。“你笑什么？”史东感觉到了赵小琳的轻笑，手顿时一紧。

“好痛，你轻点。”赵小琳想把史东的手甩开。

“我不放，你笑什么？”史东继续刚才的问题。

“我笑你像个疯子一样。”赵小琳想起今晚的情形就觉得好笑。

“我是疯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疯了。”史东懊恼地说：“你还说，还不是因为你。你说说，你为什么那天早上悄悄地走掉，你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吗？”

“我……”赵小琳说不出话来。

史东不再说话，他把车开得飞快，现在他不想和赵小琳争论谁对谁错，他只想抱着身边这个女人，好好地与她爱一场。他已经压抑得太久了。

“这是哪儿？”赵小琳被史东拖进了大楼的电梯，看到史东按下了十二层。“是我家。嘘，别吵，宝贝。”史东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揽着赵小琳的腰轻轻在她耳边吹了口气，“不，以后是我们的家了。”

脖子后边传来的轻痒使赵小琳心里一阵阵酥软，而史东那句“以后是我们的家”则使她甜到了心里。无论在怎样的时候，女人总是喜欢男人把自己放在首位的，而家则是一?男人给予女人最好的承诺。她不禁轻哼一声，回过头来。史东一下吻上了她：“宝贝，这可是你要在这里点火的。”两人忘情地拥吻着……

谁喝下了爱情的毒酒1

赵小萌回到自己居住的滨湖小区，慢吞吞地向自己住的那幢楼走去。呼吸着黑夜里清新的空气，夹杂着小雪花的小雨净化了这座城市的空气，带着些甜味带着些空旷的自由。隐隐约约中，赵小萌觉得自己的姐姐和史东之间似乎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对人敏锐的观察力使她意识到，只是这也有可能是自己太敏感了。摇摇头，赵小萌把思绪拉回晚上与肖琳的谈话上。

肖琳说自己已经爱上陈西平了，问赵小萌自己应该怎么办。赵小萌能知道怎么办呢，毕竟这是他们两人的感情事。作为朋友，赵小萌不希望自己的朋友受到伤害，可是爱情却偏偏总是会伤到人，明明知道这是一杯毒酒，为什么大家都愿意争着去喝下这杯爱情的毒酒呢?

陈西平开着车向着肖琳那温暖的小窝里飞奔而去，两人的心都被晚上的酒精和情意绵绵的话而挑逗燃烧起来，恨不得现在就已经在那铺着粉色床单的床上翻腾。

性是人身体的本能，而每每却找不到最适合自己的性对手，使双方都欲罢不能。其实并不一定非要很强壮的对手，往往最打动女人心的，是那些善于用温情来对待女人的男人。肖琳在心里也一直想着赵小萌的这些话，她知道这是很有可能的结果。毕竟陈西平还有家，有妻子更有儿子。他永远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家。但是，此时的肖琳并没有想太多，她只想和现在一样，拥有陈西平热情的身体就足够了。

“丁零……”手机响了起来。

“你的。”肖琳说。

“你的吧。”陈西平记得自己已经关机了。

“哦，我看看，这么晚了还来电话，一定是小萌。”肖琳拿起身边的皮包翻找起手机来。终于找到手机，肖琳打开翻盖一看，是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电话号码，上面提示的名字是王新生。肖琳一下愣住了。

肖琳迟疑着不想接电话，按了结束键。正要准备关掉手机，电话却又打进来了，这下肖琳只能接听了。她担心地偷看了一眼正在开车的陈西平，陈西平正若无其事地开着车。

“喂。”刚刚摁下接听键，肖琳耳旁就传来很大的声响，看来这手机的质量太好也不是件好事。

“宝贝，你在哪里？”电话里的王新生似乎有些醉意了。“你怎么换锁了？我打不开门了。”

“什么？”肖琳吃惊地叫起来，“你现在在哪里？”

“宝贝，我当然在你家门口啊。想死我了，我们都快有两个月没在一起了吧？你快回来，今天我要好好爱你。”王新生说得像他们这两个月并没有吵架似的，就像是他出了一趟差刚回来罢了。

“你到我家门口干什么？我今天不回家。”肖琳气得把手机关掉扔在一旁。车子一下刹住停了下来，陈西平望着肖琳没有说话。

肖琳一个没留神，身子向前一倾，头差点儿撞到车头玻璃上。她吓得一下抓住坐在边上的陈西平，“呀！你吓死我了。”

“是车停了吓死了，还是家里有男人在等你吓死了呢？”陈西平的话有些刺耳有些酸溜溜的味道。他从电话声音里早已听清楚了两人的对话，肖琳与王新生的事情他以前也知道。只是他以前与肖琳并没有多深的关系，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吃醋。现在自己与肖琳在一起了，他心里就无法接受肖琳与王新生的这段过去了。

是男人的自私心理吗？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是不可能离婚娶肖琳的。给不了承诺也给不了其他，但他还是无法抑制自己的怒气：“老情人来了是吗？那新情人就得让地儿了。那好，我送你回家。”说着就要发动车子。

肖琳一把拉住他的手：“西平，你知道我不会这样的。你别生气好吗？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今天晚上突然过来了。”肖琳一方面为陈西平的生气而担心，另一方面心底却有丝丝的甜。

肖琳见拉不住陈西平，就不管不顾地抱着他没头没脑地亲吻了起来。她知道怎样才能使这个男人忘记刚才的愤怒。陈西平满意地笑了，一手揽过肖琳忘情地投入。在这时，他高兴得觉得自己是一名胜利者。一个男人征服了一个女人并且打败了另一个男人的胜利者。小小的车厢里顿时充满了情欲的味道。

谁喝下了爱情的毒酒2

至于肖琳，她已经对王新生没有了往日的感觉，她觉得抓住眼前这个男人才是她要做的事情，她甚至无法去想象如果陈西平离开她以后她会怎么样。

“亲爱的，我们去开房吧。”本来陈西平也爱叫肖琳宝贝的，可是刚刚在电话里听到那句宝贝，他就再也说不出口了。嗯嗯，除了嗯嗯，她说不出完整的句子来，因为剩下的话都被陈西平吻到肚子里去了。陈西平发动车子，向最近的一家宾馆驶去。

整个屋子里都弥漫着一种腐蚀的气味，那是男女酣战后散发出来的催情气味。周丽娜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懒懒地不想动弹。浴室里传来周杰洗澡的声响，刚刚那一场酣畅淋漓的性爱使她身心得到了无比的满足，周杰那带着愤怒虐待似的发泄使周丽娜进入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体验之中。

周丽娜心里有些发虚，毕竟今天是自己强迫他过来陪自己的。虽说两人签有协议，但是也明文规定不得过多干涉彼此。浴室的门打开了，周杰光着身子腰下围着浴巾走了出来，一边还用毛巾擦着自己湿淋淋的头发。周杰那身古铜色结实的肌肉透闪着光亮，看得周丽娜内心又一阵激荡。

“杰，来这边。”周丽娜拍了拍自己身边的位置，把凌乱的被褥稍稍整理了一下，腾出一个空地儿来。周杰厌恶地瞅了她一眼，不做声开始穿起自己的衣服来。周丽娜一看有些慌了，跳下床，一把抱住了周杰的腰，“杰，不要走，求你了。”

“不，我要走。今天店里没人值班，我得回去。”周杰无法抑制住自己内心的厌恶，语气却故作没事地说。

“杰，我知道今天我让你生气了，我不该强迫你来陪我。可是你知道吗？我真的好想你。我爱你，杰。”此番话从周丽娜的嘴里说出来，周杰想着就忍不住要吐了。

“我早就说过不要说什么爱不爱，我也爱，你知道我只不过是爱你的钱罢了。而你爱的，不就是我的身体吗？”周杰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他一把甩开周丽娜缠着自己的胳膊，气鼓鼓地自顾自地穿起衣服来。周丽娜被一把甩到了床上，怔怔地坐在那儿。她的脑子里乱成一片，难道自己真的要失去周杰了吗？两年了，两年的鱼水之欢，她真的已经离不开这个男人了。可是真的要失去了吗？自己每次都克制不住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但在不知不觉中她早已迷失在欢爱之中了。她转身拉开自己床头柜的抽屉，拿出一沓钱来。“杰，我知道你父亲的病需要用钱，这一万你先拿去用，我明天取了钱就给你送过去。”语气不由得低微卑贱下来。

周杰穿好了衣服，冷冷地看着床头柜上的一万块钱。心里犹豫了片刻，还是伸出手拿起钱放进衣袋里，毕竟自己是真的需要它们来救命。父亲还躺在病床上等着换肾呢。而每周一次的透析已经让家里不剩一物了。如果不是两年前遇到周丽娜，说不定父亲早已经……

他觉得自己的身子脏了，可是内心里却始终有着那么一小块纯洁的地方，留给了自己梦想中的爱情，留给了脑海里那挥之不去的影子。就让它藏在心里好了，毕竟生活还要继续下去。周杰的手不由得重新解开了自己刚刚扣好的衣扣，周丽娜见到，从心里笑了。这个男人还是属于自己的，不管是用什么方式留下他，只要他肯留下，就够了。

堕落的日子1

看着女儿高兴地哼着歌儿，贺子建沉闷了一整天的心情总算好些了，“贝贝，这是爸爸去年刚买的房子，你看看喜不喜欢你的房间。”带着女儿到了三楼，贺子建用钥匙打开了防盗门。

这套房子近二百平方米，楼上楼下共五间房。大客厅大厨房还有那个最漂亮的大大的阳台，阳台被贺子建专门隔成了饮茶室，一张小小的方桌，四个小圆墩可爱地围在一起。阳台一边的架上放着紫砂茶壶等用具。后来还增加了一套咖啡器具，原因很简单，就是上次小萌来家里的时候，说自己很多时候还是会选择喝咖啡。第二天贺子建就带回来一套银质的咖啡器具，连磨咖啡豆的机子都是那种手摇式的。他知道小萌一定会喜欢这套咖啡器具，只是小萌没再来过，而他也没有再提及。

转过门廊就是客厅，因为是跃层式的房子，所以客厅的天花板很高，顶上那盏大大的水晶吊灯是贺子建专门从网上订购的，它的造型新奇、高雅、大方，与整个淡白色的墙壁互相映射出一种柔和而温馨的光亮。电视墙上只简单挂着一台液晶电视，电视下面是一排高矮不等的柜子，看似随意却又处处透露出精心设计的意味来。大茶几下面铺着一大块深色花纹的羊毛地毯，周围的大沙发舒适地围在一起，沙发是白色的真皮，只是沙发的靠垫全是手工刺绣的大抱枕，图案看似南辕北辙，颜色各一，却是相映成趣。茶几上那个大大的水晶花瓶里插着一大捧洁白的开得正茂盛的马蹄莲，使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一种淡淡的清香。

上了楼梯，贺子建打开一间房门，“贝贝，这是你的房间。”整个房间呈粉红色，粉色的床粉色的墙壁，连衣柜都是淡粉色的，柔和的灯光洒下来，是一片片暖暖的柔光。贝贝小嘴一撅：“老爸，你还当我是几岁的小娃娃啊，还喜欢这么幼稚的颜色吗？”

“这，你从小不就是喜欢粉红色吗？我还记得你以前穿的衣服几乎全是这种颜色呢？”贺子建心里有些受伤，为了重新布置贝贝的房间，他可是前前后后忙了快半个月了。

“那是我小时候啊，可是我现在已经十五岁了。”看到贺子建有些受伤的样子，贺贝贝心里有些难受，“算了老爸，其实这样也挺好。”说着拎着自己的小包就走了进去。

贺子建拉着大行李箱也进了房间，“没关系，等过阵子再按照你喜欢的样式重新装修一遍就行了。”

“说了不用就不用，我自己带了床单回来，一会我换掉就行了。”贝贝开始不耐烦起来。“老爸，我累了，想睡觉了。”

“哦，好的。你的时差还没倒过来呢，那你早点休息，边上那个门打开就是你单独的浴室，需要什么再叫我。”贺子建本来还想替女儿收拾一下行李，现在看来女儿根本不需要自己。就轻轻地拉开房门，走进了自己那间宽大的书房。

今天也真的有些累了。贺子建揉了揉有些酸痛发麻的腰，半躺在沙发上，随手拉过沙发边上叠好的毛毯盖在身上，先前喝的酒劲儿上来了，他开始迷糊起来。

当电话铃声把贺子建吵醒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依然躺在书房的沙发上。借着手机微弱的亮光，他才看清楚已经半夜两点了。大概是受了凉，他的嗓子有些沙哑，喉咙也火辣辣地疼痛起来：“喂，小萌啊，你们现在还在酒吧吗？”

“没有，我已经到家了。你已经睡着了吗？对不起，吵到你了。”赵小萌心里也有些恼火自己，为什么偏偏就按下了贺子建的电话呢？

“没关系，我正好睡了一觉。”贺子建边接电话边起身，准备回到自己房间去睡觉。“小萌，你今天喝了这么多酒没事吧？”

“我没事，刚才有些头晕，现在好多了。你的嗓子怎么啦？是不是感冒了？”赵小萌听出了贺子建的声音与平时有些不同。

“哦，我回来后本想在沙发上躺一下的，结果一不小心就睡着了。要不是你电话响，我怕是要睡到明天早上了。”贺子建清了清嗓子，“我没事，一会儿吃点药就好了。”

“那你快去吃药，吃了药好好去睡一觉。贝贝刚回来，你可不能生病了。”赵小萌关切地说。

“好的，你也早点休息。晚安。”贺子建从小萌的话语里听出了真诚的关心，心里一阵温暖。

“好的，晚安。”赵小萌挂掉了电话。

堕落的日子2

赵小萌挂断了贺子建的电话，走进浴室，把水温调到最高，把自己丢进了浴缸里。浴缸里的泡沫搅拌起来，藏在泡沫里看不到心里的忧伤，她觉得自己这一刻有些满足的快乐。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前一秒钟你有可能还在自怨自艾流泪伤心，而后一秒钟就有可能因为一个美美的热水澡而感到幸福满足起来。就像现在这样，因为寂寞而美丽着，因为孤独而幸福着。赵小萌躺在浴缸里静静地想。

当那天发现周明鹏与姚敏儿热烈亲吻的时候，赵小萌异常的冷静，冷静得连自己都有些不相信。她放下自己的行李包，慢慢地撑着伞走上前，竟然给那对忘情拥吻的两人挡起了越来越大的风雨。她就这样默默地撑着伞站在那儿，直到两人在惊慌中分跳开来。

“小萌？你怎么回来了？”平日里口齿伶俐的周明鹏憋了半天总算是吐了这句话出来。姚敏儿还算是镇定，一副事不关己等着事情继续发展的看热闹的模样，看样子，他们是早就有打算了。只是没想到是这样的一种情形罢了。

“我是该庆幸自己回来了呢？还是该怪自己为什么要心血来潮想给你一个惊喜呢？”赵小萌从嘴里吐出来的话语竟然还能保持着冷静，甚至还有一丝丝的冷幽默。只是这种幽默那样地刺痛着赵小萌稍微清醒的心。

“小萌，我们……”周明鹏无法说下去了。他无法面对赵小萌那双带着血光般锐利的眼睛，那双眼睛曾经是那样的温柔如水。

“还是我来说吧。”站在一边的姚敏儿开了腔，“小萌，本来明鹏早就想要告诉你的，只是他一直怕你伤心，所以一直要我瞒着你。我和明鹏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开始好了。”

“是吗？有多早呢？是从初中就开始的吗？”赵小萌脸上竟然出现了笑容，雨越下越大，她的头发全都湿漉漉地贴在头上，脸上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不是，小萌，我们是半年前……”周明鹏急切地说道，“小萌，我没想到要骗你，真的。”

“好了，对于我来说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我已经知道了，那么，你们就继续吧，我就不打扰了。”赵小萌推开周明鹏想要扶住自己的手臂，把伞递给周明鹏，拎起自己的包转身进了院子。一切都结束了，几年的青春，和原以为一生的幸福。

周明鹏和姚敏儿在半年后结了婚，婚礼安排得很奢华。据说有三十辆高档的车子去接亲，这当然是姚敏儿父亲的杰作，也只有他才能有这样的大手笔。周明鹏因此而攀上高枝从工厂直接调入局办公室，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赵妈看到女儿情绪低落的模样，就和赵老爹卖掉了家里的老房子，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旧街坊，那口水井、那棵百年的老黄桷树就这样留在了赵小萌的记忆里。

离开从小生长的环境，赵小萌渐渐从低迷里走了出来。工作上的忙碌也使她忘记了许多伤心的过往，业余时间她开始用笔来记录一些故事，原本只是些心情的文字，却没想到每每都能见诸报刊，这使得她失落的心灵有了另一种寄托，后来以写字谋生的悠闲自在的生活则是她当时没有想到的。

通过文字她也结识了一些有着同样爱好的朋友，大家书信往来频频，交流着彼此的心得和感受。这个小圈子形成得很快，圈子里有位编辑云舟是活动的发起人。赵小萌在与他书信交往了半年后，云舟提出搞一次作者见面会。就是在那次作者见面会，云舟第一眼就爱上了赵小萌。原本以为这次会与往常一样轻松地拿下，结果却在赵小萌那儿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平心而论，赵小萌长得并不算是倾城倾国，可是她却一直有着一种吸引人的东西，无论是男人或是女人，都容易被她吸引，进而喜欢上她。或许是她那淡淡的神情使人不由得爱恋，甚至她的冷漠使得那些男人们总是生出一种想要征服的欲望来。

云舟最开始的征服欲望使他对赵小萌志在必得，而频频的受挫却使他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这个倔强任性的女孩子。他一直欣赏赵小萌笔下那淡雅中透露着忧伤的句子，那些散文常常使他读后心潮起伏，他敏锐地猜测到赵小萌曾经受过情伤，于是，善于用文字表达的他，开始了一种另类的追求。

每次赵小萌写出一篇稿来，他总是要针对这篇文章回复同样的一篇散文，两两对应同时发表。这在读者群里产生了奇好的效果，大家都在猜测这两篇文章背后的故事，而这两位神秘的作者则成了大家好奇打听的目标。对于云舟来说，这本来是他想要用来打动赵小萌的武器，却在无意之中成就了他的事业，那一年他的事业达到了巅峰状态。不但被报社评为年度最佳编辑，他的作品还被选登在了省级刊物上，与赵小萌一起获得了那年的散文金奖。

堕落的日子3

赵小萌对这一切都漠不关心，即使作品的得奖还是使她感觉到了些许兴奋和快乐。她早知道云舟已经结婚生子，对于云舟露骨无耻的追求，赵小萌感觉有些恶心不能接受。她讨厌这样的男人，风流，自命不凡，到处拈花惹草。甚至她还听说有些人为了上稿件，主动向他投怀送抱，这使得赵小萌对他更加厌恶。

从心底来说，她还是有些欣赏云舟的文笔。那些或是豪情万丈或是柔肠寸断的句子，总是会或有或无地撩拨着赵小萌那敏感脆弱的心灵。可惜赵小萌经历过周明鹏那世俗的伤害后，对一切都看淡看透了。所以，这注定会是一场游戏，一场打着以爱情名义开始又以爱情的名义结束的游戏。

去省里领奖的那天，云舟真的以为自己能得到赵小萌。当征服的快感还没来得及好好品味，他就被赵小萌从云端打击到了谷底，从巅峰的快乐回落到了失意的绝望。那天领奖的喜悦使云舟有些放浪形骸起来，他第一次壮着胆子邀请赵小萌在会议结束后单独用餐，而赵小萌爽快的回应，使他有些受宠若惊。

“小萌，来，为我们今天的美好干一杯。”云舟端起红葡萄酒，与赵小萌的杯子轻碰。

赵小萌在酒精的醺染下，绯红的脸上万千风情，或许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的缘故吧，她放开了一切束缚，这是在周明鹏离开后她第一次忘记了这个伤害自己的名字，满足与轻松使她不由得想要放纵自己。端起杯，赵小萌又一次喝净杯中酒。“这红酒很甜，一点儿也不醉人。”这是赵小萌生平第一次喝酒，而这种微醉快乐的感觉使她从此迷恋上了酒，迷恋上这醉酒的感觉。

赵小萌到了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浴室，毕竟是第一次喝酒，她的胃里有些翻腾。云舟这时体贴地送进来一杯温水，喂到赵小萌的

嘴里，另一只手还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喝下水的赵小萌感觉好了许多。

“嗯，我没事了，我想先洗个澡。”赵小萌推开云舟想要吻过来的嘴唇，虽然自己心里想要放纵一下，但还是有些放不开。

看到了赵小萌窘迫的神情，云舟体贴地退出了浴室。反正今夜的时间还长，反正还有很多的以后，他自信满满地想着，听着浴室里传来的暧昧的声响，他无法按捺住自己身体的冲动，终于轻轻打开了浴室的门……

第二天清晨，赵小萌很早就醒来了。宾馆里那透不过光亮的窗帘使她一时还以为是在深夜，身旁那熟睡着的陌生而又有些熟悉的人，使她觉得有些窒息。昨夜故意的放纵，使身体与灵魂分离开来。身体那空虚的感觉虽然得到了平复，而取而代之的则是心灵那深深的空虚与无奈，赵小萌突然很憎恨自己，轻轻起身来到浴室，洗脸刷牙，然后悄悄地拿起地上凌乱的衣服，正要穿上，后腰就被一条冰凉的手臂搂住了。“怎么不多睡会儿，宝贝？”

赵小萌想要挣脱开来，却被那双强有力的臂膀缠住了，脸很快被转了过去。赵小萌正要开口抗议，就被堵得说不出话来。赵小萌突然清醒过来，她一把用力推开云舟，正在陶醉之中的云舟一点儿也没防备，一下跌倒在地上。“你怎么啦？”他有些兴味索然又有些不解。

“没怎么，游戏结束。天已经亮了。”赵小萌尽量用一种平静的口吻说道。

“什么叫游戏结束？什么叫天亮了？”云舟心里开始有些明白什么了，只是他没想到会是在他和赵小萌刚开始的第二天早上，而且是由面前这个女人先说出来。

“就是这样，你是风月场上的老手了还能不明白吗？”赵小萌带着讥讽的语调说。

“小萌，你就是这样看我的吗？”云舟觉得有些受伤，“我对你的心，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啊，不然我们昨天在一起做什么呢？”赵小萌说得越发残忍。

“赵小萌，原来你是在玩我啊？”顾不得自己身上还没穿衣服，云舟一下从地上跃起，指着赵小萌说道。

“不敢不敢，你难道就没有这样的想法？”赵小萌内心原本有的歉疚因为云舟的这句话减轻了不少。

云舟俊脸一红，他知道自己以前的历史不怎么光彩，“这，我以前是对她们有些过分，可是，小萌，我对你可是真心的呀。”他低头寻找自己的衣服，然后慢腾腾地穿上。

赵小萌内心明了，于是俩人开始默默地穿起各自的衣服来。

“我先走，还是你先？”云舟很快恢复了他的绅士风度。

“我先走吧，今天我正好要到一个同学家里。”赵小萌说。

“好的。”云舟礼貌地帮小萌打开房门，看着赵小萌的身影远去，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仿佛被带走了些什么又被什么给刺痛了，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第一次感受到挫败。

一步之遥既是天堂又是地狱1

带着不自觉的笑容，史东走进了公司，不理会公司里那些同事们探寻好奇的眼光，旁若无人地走进自己那间独立的办公室，大大咧咧地坐在转椅上，还没来得及喘口气，门就被咚咚地敲响了。

“请进。”史东的心情好，也顾不上追究来人的不礼貌。

“史经理，方总请你去他的办公室。”来人是方中兴新请的秘书小乔。

“怎么啦？小乔，黑着一张脸，可不漂亮了哦。”史东还是老样子，油腔滑调地逗着小乔。

“史经理，你再不来，我可真要被方总炒鱿鱼啦。”天知道今天方总发了什么神经拼命找史东，而这史东竟然连手机都懒得打开。

“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小乔夸张地用手捂了捂胸口，松了大大的一口气。

史东满不在乎地从椅子上站起身，“他能有什么事情找我？不过就迟到两小时嘛。”他抬头看看挂在墙壁上的挂钟，时针已经指向十一点半了。原来这么晚了。

跟着小乔，史东来到方中兴的办公室，“方总，听说你找我。”一屁股大大咧咧地坐在面前的椅子上，“小乔，给我杯咖啡。要方总私人珍藏的那种。”

方中兴黑着脸看着史东进来，直愣愣地瞪着史东。“你还想喝我的私人珍藏呢？你知道现在几点啦？现在才上班？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总？”

“怎么会没有呢？你是我的老大嘛。”史东对方中兴玩的这套把戏早就看透了，一定又是什么事情需要史大爷本人出马才能解决的了。方中兴这套先来个下马威扮点委屈再给一颗糖哄哄的把戏史东心里跟明镜似的。

“我敢当老大吗？有我这样的老大？”方中兴双手一摊，满脸委屈的模样。

“得得得，收起你那套吧。说吧，这次又是什么事情？”史东接过小乔递来的咖啡喝了一口，不耐烦地说道。

“嘿嘿，这就对了嘛。”方中兴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史东身边，亲切地拍了拍史东的肩膀，“你今天的迟到就不罚款了，不过下不为例。”

回头对小乔说：“小乔，给我也泡一杯咖啡来，小乔，到底谁才是你老板啊？只给这小子泡咖啡竟然还把我的那份给省下了。”

小乔吐了吐舌头，转身出了办公室。

方中兴这才正色说道：“史东，民泰与中兴解除合作关系了。你看，这是他们的书面申请。”说着把手里的一纸公函递给了史东。

史东接过一看，上面是民泰集团办公室发来的一张通知，大意是民泰集团因为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正式提出与中兴集团解除合作协议，如果中兴集团不予接受，民泰将保留法律诉讼权。

“民泰这是怎么啦？上次的新闻事件不是已经处理好了吗？现在凭什么单方面解除协议，他们就不怕我们起诉他们吗？这种事情是双方都要吃亏的，他们董事会能同意吗？”史东的第一个念头是怀疑这封公函的真实性。

“我已经证实过了，说是他们新上任的董事长的意见。”方中兴有些无可奈何地说。

“新上任的董事长？民泰的董事长不是张大炮吗？”史东想起了那个张大炮大腹便便的样子就想笑。

“听说张大炮最近交了桃花运，新娶了第三任妻子到国外旅游结婚去了。走之前，把董事长的职务全部交给了他唯一继承人张露了。那小妮子年龄不大，脾气却不小。一上任就首先取消了与我们中兴的合作协议。连民泰的名誉诚信都不顾了。”方中兴若有所思地盯着史东一口气说完这段话。

“你说什么？张露？”史东吓得从椅子上蹦起来，手里的咖啡杯一时拿不住掉落了，清晨刚换的新西服上溅满了咖啡的污渍。“你说的是哪个张露？”史东顾不上擦拭衣服，急切地问道。

“当然是那个爱你爱得死去活来的张露啊。”方中兴提起这事就来气，这个史东，平常玩玩也就罢了，这次他可是害惨公司了。

“老方，不是我不帮忙，这次我真帮不了。我刚刚确定我的感情归宿，你不是想我打一辈子光棍吧？”史东有些无奈，他知道所谓的帮忙就是去搞定张露那女子。

“你又谈恋爱了，这次又准备恋几天还是几个月啊？”方中兴满脸不相信。

一步之遥既是天堂又是地狱2

“这次是真的，我真的想定下来了。我爱她。”史东的脑子里浮现出赵小琳的身影，她的一眸一笑，那双游走在自己身体上的小手。他的身子热腾起来，眼里是满满的爱意。

方中兴目瞪口呆地看着一脸发春的史东。天！什么时候这个风流鬼竟然变成多情种啦。“你不是吧？史东，是什么样的人儿入得了你的法眼呢？你竟然还真动心了。”

“是动心了，你说，我现在能去见张露吗？”史东想起张露的疯狂就有些不寒而栗。

“你总可以先见见她吧？知道她是怎样的想法，我们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啊。”方中兴努力游说着。

“只有这样了，唉！”史东没法子，只得应了下来。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史东没有了刚来时的好心情，他没地方出气似的把桌子上的东西通通扫到地上，这算是怎么回事嘛！兜里的手机振动起来，史东第一个反应就是拿出手机想要扔掉，但又第一时间把手缩了回来。因为他的眼角已经瞄到了“小琳”两个字，是赵小琳发来的信息。打开一看，史东觉得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甜蜜。“忙吗？”短短的两个字，这竟然使得爆怒中的史东平静了下来，还有些小男生似的喜悦感觉。足见爱情的力量有多大了。

“不忙，只是很想你。你呢？”史东忙不迭地回复信息。

“我在整理资料，今天来晚了，导师生气了。”赵小琳的回复有种小女人的撒娇。

“你早上听话的话，就不会晚啦。”史东回着信息心里嘿嘿笑，他又想起清晨的情形了。

“你讨厌，不理你了。”赵小琳没想到史东在短信里还能这样乱说一气，但是心里却有着一丝满足的感觉。

“你敢不理我，看我晚上怎么收拾你。”史东忍不住地笑，他能想象得到手机另一边的赵小琳会是怎么样的一副表情了。

赵小琳没辙了，只能不理史东的那张油嘴。谁叫自己没事惹上他呢？早知道不发这短信还好，只是谁叫自己也忍不住要想他呢？

正当史东与赵小琳有一搭没一搭地调情聊天的时候，肖琳正准备走路回到自己的家去。昨晚的小插曲并没有给两人带来太多的困惑，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们性爱上的刺激，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肖琳享受着陈西平不同于往日的热情，觉得自己飞了好多次。两人都被这种意外的惊喜所感染了，情不自禁地折腾了一整晚，到了快天亮时才各自昏沉沉地睡去。

肖琳睡得迷迷糊糊，她感觉到陈西平起床穿衣，但是却睁不开眼睛。“唔，你怎么不睡啦？”迷迷糊糊说完这句又转身睡去。

肖琳真的是太累了，等她醒来时，她才发觉已经快到十一点了。懒懒地赖在温暖的床上，从包里拿出手机打开一看。未接电话与短信一下涌了出来，竟然有几十个之多。有电话进来了。是陈西平办公室的电话，肖琳连忙接听。

“刚醒吗？我可是忙了一个上午啦。”电话里的陈西平有着抱怨般的夸张口吻。

“嗯，好累哦。”肖琳一听到声音就觉得甜蜜起来。

“累，你还累啊？累的还不是我。”陈西平忙了一上午，正好抽空过过嘴瘾。

“你，讨厌啦。”肖琳想起昨晚，脸有些发烫。

“瞧，现在是谁勾引谁啊？你这声音使我又想……”陈西平有些不能自制地说。

肖琳在电话这边傻傻地笑了，两人在电话里缠绵了许久。

带着这样的甜蜜感觉肖琳走在回家的路上，她慢吞吞地走到自己的家门前，拿出钥匙准备开门时，就被一双大手给抓住了。“肖琳，你这臭婊子还真够狠心的，说不回来就真的不回来了。连手机也关掉

了。”肖琳吃惊地回过头来，看到王新生乱蓬蓬的头发下面那张铁青的脸，眼里布满血丝，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你，你怎么在这儿？”肖琳说得结结巴巴。

“我当然在这儿啊！你不是知道我在这儿才不敢把野男人带回来的吗？”王新生熬了一夜，脸色难看极了，嗓子也有些沙哑。

把包扔在沙发上，肖琳一屁股坐了下来。理也不理嘴里正骂骂咧咧的王新生。

王新生冻了一整夜，借着酒劲儿他赌气守了一夜，本想早上就离开的，可是心里却总是无法平静下来，总是想等到肖琳回来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在漫无边际的等待中，王新生消磨掉了原本怒火冲天的情绪，剩下的就是一些无奈了。他突然觉得自己不能失去肖琳，失去这个自己想念许久的女人。他甚至还想起了当肖琳第一次到他办公室报到时，看到那张青春靓丽的脸庞上那单纯的笑容，久经欢场的他竟然在一个小女孩面前窘迫失态，从那以后，这个叫肖琳的女子就这样住进了他的心里。就算他的身边总是来来往往着各式各样的女人，他也无法摆脱掉肖琳带给他的极度渴望。他的心里，始终还是有着肖琳的位置。不仅是因为爱，更因为男人的占有欲。王新生知道肖琳找了其他的男人，他的心里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的自尊与高傲使得他不得不装作不知道。有时候，在难以启齿的事情面前，装傻也算是一种高明的手段。

“宝贝，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我冻了一整夜，你还不过来安慰我一下。”王新生开始耍赖。

“我说过我不会回来，谁叫你要等。活该。”肖琳的语气里有些不耐烦。她没想到王新生会这样做，竟然会在家门口等自己一整夜。但是她却无法对他说出更绝情的话来，毕竟两人好了这么多年。而最最重要的一点是，目前来说，王新生还是她工作中的上司，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得罪的。这些年的轻松与好处可都是王新生带给她的。

“琳儿，这样说你老公，可是很伤人哦。我就是因为想你才来等你的嘛。”王新生故意忽略掉肖琳语气中的不满。

“想我？你自己算算你有多久没见我啦。”肖琳的话语不由得带着些撒娇的意味。两人似真似假地调起情来。

王新生嘿嘿一笑，一把揽过肖琳拥在怀里，肖琳身体扭动着想要抗拒，但挣扎了几下也就放弃了。

飞不过沧海的蝴蝶

已经不再相信爱情了，可是却偏偏感受到了爱情的降临。是坦然接受还是继续逃避呢？赵小琳觉得自己一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毕竟这不是仅凭理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相见时的愉悦，分手时的怅然，是对自己没有把握吗？燃得越快越容易燃尽，爱情之火也是如此吗？如此炽烈的感受，除了彼此身体的那份吸引，还有什么呢？

拿起电话，赵小琳拨了赵小萌的电话："什么事？"听筒里传来赵小萌未睡醒的嗓音。

"没什么事，就是老妈叫我们明天晚上回去吃饭。"赵小琳突然不想告诉赵小萌自己和史东的事情。

"昨天不是就说好了的吗？"赵小萌觉得有些奇怪，这可不像平日里冷静，处事有条理的赵小琳。

"哦，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忘记了。"赵小琳懊恼地顺手用手中的笔敲了敲自己的脑袋，自己今天怎么啦，以赵小萌那敏感的天性，一定会觉察出什么来。

"还是为明天老妈要你相亲的事情烦恼吗？"赵小萌自以为聪明地想到了自己姐姐在烦恼什么。

"是啊，我都不想回家了。"赵小琳这下才想起，明天还有一件麻烦事情等待着自己呢。

"没关系，你就当是家里多一个人吃饭好了。如果没看上眼，当他是透明人就行了。"赵小萌宽慰着老姐，心里却有些幸灾乐祸地想看笑话的意思。

"唉！"赵小琳的心思更乱了，"算了，不说了。都快中午了你怎么还不起来啊？"

"马上就起来，昨晚睡得有些晚了。"赵小萌到天快亮时才迷迷糊糊睡着，接电话半晌了，才算清醒过来，"我要挂电话了，有电话进

来。”赵小萌已经看见了来电话的是贺子建家里的电话号码，急忙对赵小琳说道。

“好的。”赵小琳挂断了电话，没心思去想刚刚困扰自己的话题，她在想怎样渡过明天晚上老妈那关。

“小萌，你醒了吗？”贺子建沙哑着嗓子说，今天早晨醒来就觉得浑身酸痛，大概是昨夜睡在书房的缘故吧。

“已经醒了，声音怎么变成这样了？”赵小萌听到电话里贺子建那沙哑的嗓音，有些担心地问。

“我今天有些不舒服，想请你来家里一趟，贝贝刚回来，我现在无法照顾她，只有请你一会儿带她出去吃午饭了。”贺子建脑子里唯一想到的就是她。

“我马上过来。”赵小萌挂断电话，手忙脚乱地穿戴起来。

赵小萌先去了药店，买了一些退烧感冒药，又去市场里买了一只鸡，还有排骨、肉和青菜，赵小萌有着鲜为人知的好厨艺，当然，这也源于当年她甘心在家里为某个人当煮饭婆的时候打下的基础。只是多年没做了，不知道厨艺退步没有。